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號

國學叢刊 什分

贈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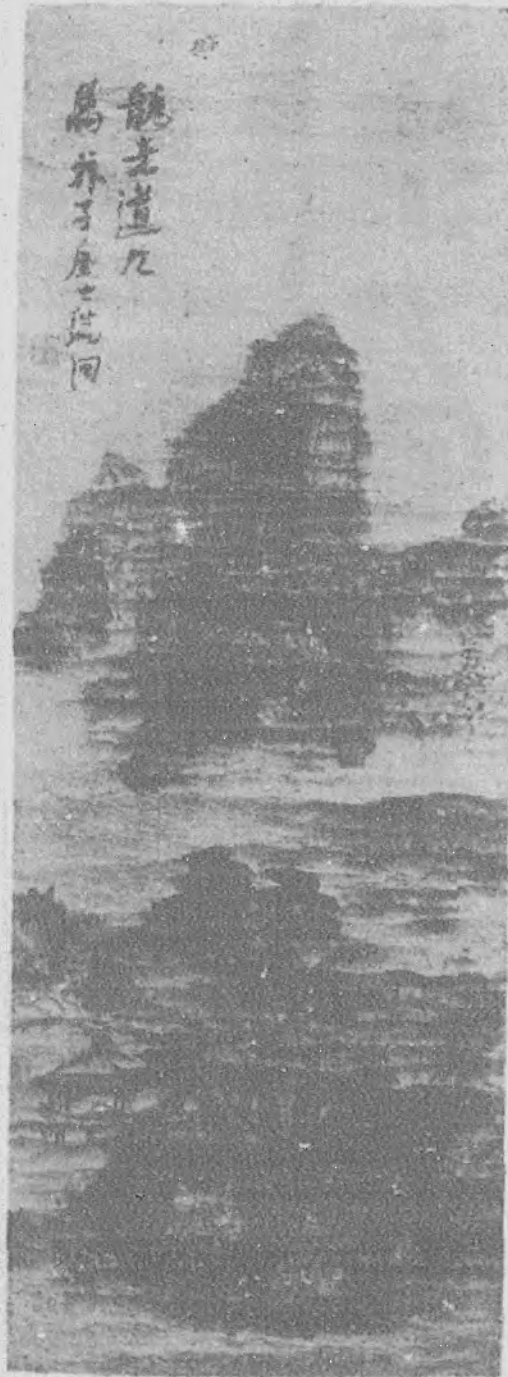
第十三册

目錄

新萊子侯爲支人封冢刻石	一
張瑞圖山水	二
論語集釋卷二	一
兩漢喪葬叢考卷一	一〇
漢書金日磾傳書後三則	一一
澶淵之盟以前宋遼之外交關係	一三
戴耘野與戴獨立	二八
竹勿老人遺詩二十八首	四〇
琴外調考證	四三
爾雅歲陽歲陰攷釋輯存	五一
哲孟雄志略	五四
鹿巖小記	六四
課藝選錄	六七
研究員作品選錄	八〇
癸未東遊詩草	一

張瑞圖山水

張瑞圖字果亭，晉江人，明崇禎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以爲魏忠賢撰祠記，收贖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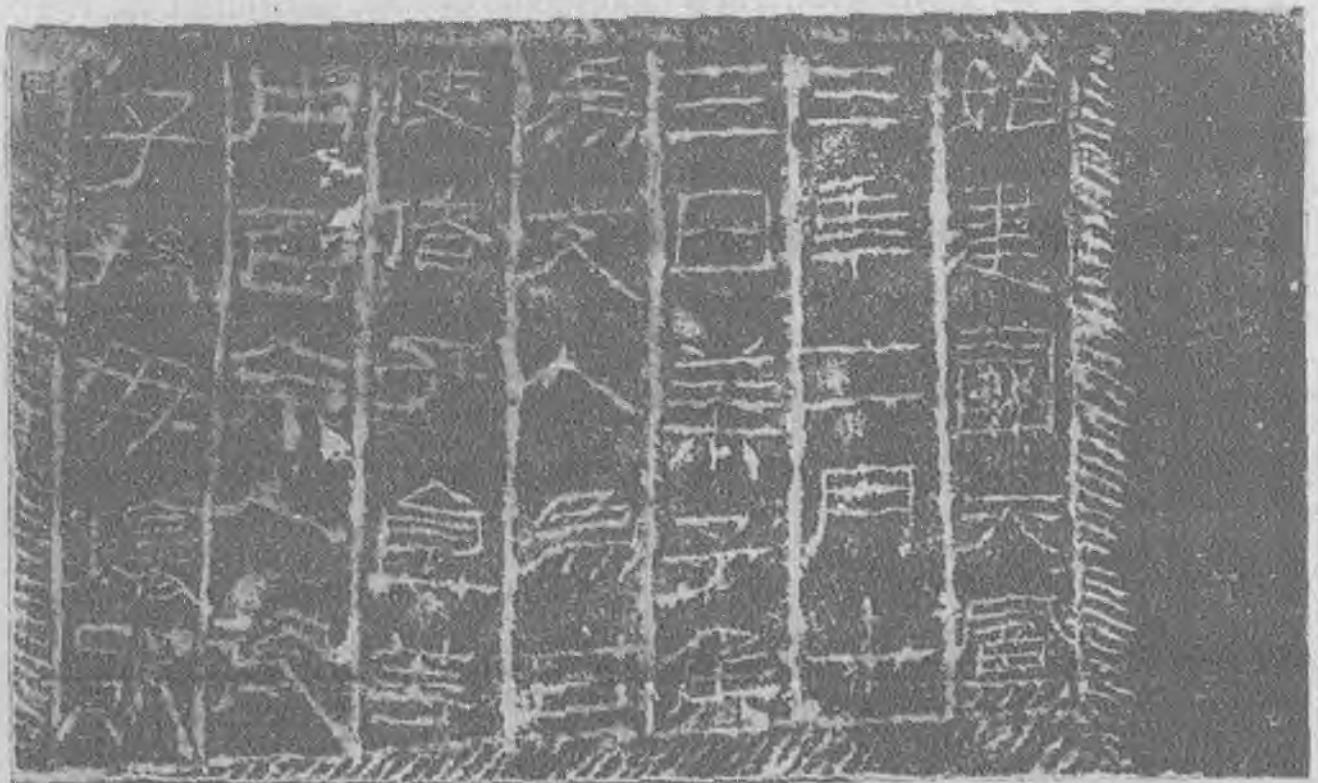


入清官尙書工書，此幅墨氣蒼鬱，雲樹混茫，得意之作，惜金牋已多斷裂，未免失神耳。

新萊子侯爲支人封冢刻石

退翁

此王莽時萊子侯爲支人作冢刻石之詞也。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十一月、明年改元曰天鳳、已歷三年、而仍不去始建國之稱者、莽之篡竊、初擬效法秦始皇、二世三世傳之無窮、故用始建國紀年、後雖建元、而無廢止始建國之文、故仍而不改、宋紹興中金州得塚鈕、文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是其證也、子侯非侯也、史記封禪書、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漢書服虔注曰、子侯霍去病子、又霍光傳、去病子嬪字子侯、上賞之、爲奉車都尉。從幸泰山而薨、漢又有宋子侯、卽作董嬌嬈詩者、子侯之名、在漢常見、萊姓、萊朱湯賢臣仲虺、周禮家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鄭注王公曰邱、諸臣曰封、禮記檀弓於是封之崇四尺、鄭注聚土曰封、又我見封之曰堂者矣、鄭注築土爲壘形四方而高、按以上諸說、此姓萊名子侯者、爲支人築冢刻石、無疑、支庶也、禮記士昏禮、支子必稱其宗、萊子侯疑是宗子、爲其支庶築冢、諸、諸之異文余餘之省文、故用諸子名食等百餘人、從事工築、而又戒其後子孫毋壞敗、子孫毋壞敗、古葬專多作此種文字、顏逢甲謂爲封田贍族固非、瞿中溶謂萊子侯使諸子食者爲支人象封冢亦非、顏之誤、讀前文可自見、瞿之誤、(一)以子侯爲封爵、不知漢王子侯稱列侯、不曰子侯、從武帝封泰山者字子侯、非爵子侯、而諸子食支人象姓名奇詭、萊子侯何故而使人爲之封耶、爲他人封、曷爲戒後子孫毋壞敗耶、若指支姓子孫言、既有子孫、安用異姓爲之封耶、牽強穿鑿、考據家所以致人之訾議也、落落三十五字、何等古質明白、而結體疏宕、用筆悍勁、有挽強洞札之觀、爲秦隴諸刻先導、而馮雲臚金石索、乃云雖非後人僞爲、亦係當時野制、無深長意趣、直可謂之無目者矣、金石考訂豈易言哉。



論語集釋卷二

程樹德

爲政第二(續)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考異)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論語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勸上有民字。七經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

(音讀)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卷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潘氏集箋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按劉寶楠曰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去以與通用。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爲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也。四書辨證非但韓文可證也、大雅生民疏后稷是姜嫄首子、有同母弟妹以否。周頌絲衣疏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王制疏殷封夏后、但不知其名杞以否。月令疏其數不欠少以否。莊十五年疏夫人姜氏如齊、不知桓公有母以否。僖八年疏止言之不知與盟以否。孔說以與通用、固在韓前也。又而誰以易之不大聲以色、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以俱訓與。又儀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楫、大射儀揖以耦左旋燕禮君曰以我安、鄭氏以俱訓與、以與通用見之正經又如此。約旨謂勸卽是勸於敬忠、未得以字解故耳。經傳釋詞以猶而也。劉氏正義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

(集解)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諡。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止也。君能上孝於親下

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集注)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別解一)經義述聞逸周書諡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論語言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與此同。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皆可證。包咸謂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別解二)黃氏後案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學、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凡人有所仿效曰學、爲人所仿效曰教、其字皆從孝有引導義、孝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養之而民忠也。孝篆作孝、从爻諧聲。孝从老从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表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傅孝者襁之。皆當作孝。

(餘論)四書辨疑此過高之論、無已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

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遵之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況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則未有一字意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則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此等議論專務高遠、迂誕無實、不惟誤己、而誤人敗事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近世學者之深蔽、不可不辨。四書通觀前章何爲則民服之問、可見哀公之弱。此章使民一事、可見季氏之強。夫子答之、蓋謂舉錯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強。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考異)皇本乎作于、漢石經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是亦爲政下有也字。白虎通德論華氏范氏兩後漢書孝傳引此文、俱有也字。釋文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音讀)九經古義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經讀考異接近讀從孝乎絕句、惟孝連下友于兄弟爲句。據包咸注作孝于惟孝、漢石經亦作孝于惟孝。古乎于字同用、正與下友于兄弟屬詞相比。又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太平御覽引亦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古讀皆從惟孝絕句。前漢書王莽傳皆曰安友于兄弟、明以友于爲句、亦非自惟孝連讀。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而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字於字顯爲區別也。論語稽求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

明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降此而潘岳夏侯湛等明引論語、皆見於篇章之曉然者。閻若璩尙書古文辨僞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相同、言孝之至也。論語古訓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敘、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後人并改包注、且有以書云孝乎爲句者、蓋因晚出書之謬、而易論語本文也。

按孝乎惟孝四字爲句、漢魏六朝相沿如是。程伊川經說曰、書云李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讀孝乎爲句、始於伊川、朱子集注因之。論語詳解曰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亦沿襲程氏之謬者也。

(考證)包慎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鄧暉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衛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教也、故曰行在孝經。

王鳴盛尙書後案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於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以書云李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黃氏後案三國志魏武紀注於作于、合尙書體例。後漢書鄧曄傳於作之、義尤順。李注云隱遁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李以家政言、亦合經義。曹之升四書撫餘說孔子引書辭不知出何篇、晉間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王厚齋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閻百詩曰案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魯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注、明確至此、奈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概從抹煞。余又按君陳周公幼子、嗣爲周公竹書、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卽君陳也。四書辨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而說始坊記注魯頌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林之奇曰、(坊記義疏引)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氏云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誥誡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何無懿親之語、若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按所謂書當是逸書。毛氏奇齡曰、凡諸書所引有季乎者、必論語非君陳。如白虎通五經篇、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閒居賦、陶潛孝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皆作孝乎惟孝。則皆引論語、非引君陳。袁宏後漢紀亦曾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唯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也。君陳安得而有之。集注蓋本伊川經說、宋儒不知古文尙書之僞、不足深責。惟觀諸書所引皆稱論語、其決非君陳篇文無疑。作僞者不明句讀、可笑甚矣、讀者參照古文尙書疏證可也。

(集解)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耳。

(唐以前古注)春秋左傳定四年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書微子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也。

孝經三才章正義引鄭注、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皇疏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此語與尙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又引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於此也。

(集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廣推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餘論)四書稗疏子奚不爲政、集注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

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注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躉論、勿容他爲之說也。論語述何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於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趙佑溫故錄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爲政、或本失問。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爲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任啓運四書約旨陳氏云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余謂或人此問不知的係何時、則孔子不仕之意、不可臆度。但注明下定公初年四字、又下難以語或人五字、則舊說季孫意如廢昭公之子而立定公、定公於昭公爲不友、卽爲不孝之說爲當。若陽虎則無難直言之、且於孝友二字全無着矣。或問定公十年孔子仕魯、又是爲何。曰此時意如已死、定公之罪只在不討賊、意如死則無可討矣。芮長恤匏瓜錄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死乾侯、越明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意如廢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公德意如之豆已、而不討逐君之罪。方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又立煬宮以自神其事。意如爲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意如則君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今也貪得國而忘大倫、賞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爲政。且前此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況孔子乎。因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于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

魯人、非泛然而已也。曰然則夫子爲中都宰、爲大司寇、終事定公何也。曰斯時也、定公卽位將十年矣、意如之死又五年矣、陽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吾君、是終於懟定公、而終無與人爲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考異)新序節士篇引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軌、車並作輿。

(考證)凌煥古今車制圖考據許鄭說則輓非輓端橫木、卽衡也。輓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各輓軌。輓所以引車、必施輓軌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軌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輓軌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軌、貴以伸也。此則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高橫縛輓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繫焉卽可無事、輓軌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輓端圍僅九寸餘、衡高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輓軌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輓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輓頸與衡高必振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昇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昇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高亦當如此。說文轅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輓木爲衡、別鑽孔縛之。說文又云鞞大車縛輓鞞、鞞柔革也、釋名鞞懸也、所以懸縛輓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輓端與橫木之中俱鑿圓孔相對、以軌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輓、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轅、統指衡之束輓束輓言之。衡輓旣活、服馬卽有轉折無傷輓端、車亦弗左右搖、轉人所謂和卽安也。又云軌之用與轄同、轄爲鍵軌

亦爲鍵。鍵從金、則輓軌當以金爲事、在金工、故車人不箸矣。

按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說甚確。其謂輓軌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劉寶楠疑爲木質、用金裹之是也。此外考證輓軌之制者有盧文弨鐘山札記、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戴東原集、阮元研經室集、宋翔鳳過庭錄、及拜經日記論語後錄四書摭餘說等書、以無關宏旨、故不具錄。

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

(集解)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梘者也。小車駟馬車輓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考工記車人疏引鄭注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皇疏引鄭玄云、輓穿轅端箸之、軌因轅端箸之。又引江熙云彥升曰、車待輓軌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

按晉書袁喬字彥叔、七錄有袁喬論語注釋十卷、升疑叔字之訛也。

(集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顧夢麟四書說約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真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不可、就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輓軌、已失其所以行之之具矣。

(發明)反身錄千虛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人信矣。

兩漢喪葬叢考

王汝棠

禮以喪禮爲重、自周公之所制作、春秋公卿大夫之所講習、仲尼之徒之所討論、以及七十子後學者之所纂集、莫不於是汲汲焉。蓋養生送死、爲人生之大事、慎終追遠、亦人子之常經。而吾華家政治、實由家庭推衍以來。故宗廟之祭、祖考之祀、較他國爲獨隆。而喪服之繁重、葬儀之瑣委、百姓由之、莫測其涯、學士研焉、莫究其奧。夫三代尙矣、奉祚短淺、不足昭。若卯金應運、大德代興、東西兩京、綿歷四百、規模制度、至足遵循、風俗人心、尤資感發。其於喪葬儀物、宜有概觀、俾可法鑒。而史書漢志但具大綱、後漢禮儀祭祀輿服各志、亦僅傳厓略。諸儒說禮、散見經傳、而徒逞空文、鮮明真相。乃詳探傳紀、兼採他書、草創斯篇、貢之博雅。若有闕漏或顛倒失序、續有餘力、當爲補苴。博雅君子、幸垂教焉。著者識。

兩漢喪葬叢考卷一

喪服考第一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葦功以下、準此遞降。漢代服制、多沿前代。然世主時有更革、士庶不必盡同、箸其有驗者於篇。
初文帝有短喪之令。

漢書文帝紀云、後七年夏四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甚可哀。當今之世、咸嘉生以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喪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

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數食、絕神鬼之祭、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王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富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長久、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今天下吏民、今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由。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二寸、無布畫及兵器、無發氏突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竇嬰田蚡、嘗欲革之、復遵古禮、事不果行。

漢書田蚡傳、嬰蚡俱好儒術、欲設明堂、令列住就國、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自是凡三年之喪、未葬服斬衰。

漢書霍光傳、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容、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又師丹傳、博爲丞相、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時天下衰蠱、委政於丹。師古注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蠱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

既葬服大功十五日、十功十四日、緇七日、凡葬後三十六日而除服。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逾國家之制。

然成哀之世、士大夫中實已有漸行三年之喪者。

漢書哀帝紀、詔曰、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注曰、寧謂歸家、持喪服。

又薛宣傳云、宣有兩弟、明、修、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

其行者、天子或有褒揚。

漢書河間獻王傳云、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是爲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衣冠爭致歎慕。

漢書游俠傳、厚涉下云、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謂謁請爲儀曹、衣冠慕之輒轉。

王莽當國、使盛倡三年喪制。

漢書王莽傳云、平帝崩、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石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又云、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

又云、建國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光武時嘗絕告寧之典、

後漢書陳忠傳云、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然東漢初葉、行三年喪者尤衆。

後漢書韋彪傳、彪孝行純系、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疾骨立、異形、醫

療數年乃起。

又鮑永傳、永遷揚州牧、會遭母憂去官。

又揚厚傳、厚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裘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捷爲周循、學習先法。

又廉范傳、苑京兆杜陵人、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苑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文喪歸葬。服境、詣京師受業。

又陰識傳、建武二年、以征伐軍增封、識叩頭讓、帝甚美之、以爲門都尉、還待中、以母憂辭歸。又樊儵傳、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恩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當遣中黃明朝暮送餽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

又劉平傳、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余椒長。

又江革傳、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家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椽釋服、因以爲吏。

又鄧彪傳、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之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錢大昭曰、鄧彪本太僕、而以光祿大夫行服者、光祿大夫非中二千石、仍遵舊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服也。

又班固傳、固以後母喪去官。

又劉年傳、中興廬江毛義以孝行稱、及義母死、去官行服。

又寒朗傳、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歲餘、遷濟

陽令、以母喪去官。

又魯恭傳、拜中年令、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

又桓郁傳、肅宗卽位、都以母憂之身、詔聽以待中行服。（按仍舊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服、故如此變通也。）

又周磐傳、磐、和帝初拜謁者、後恩母去官、還鄉。母沒、哀幾至於毀滅、棄終、遂廬於冢側。

雖女子亦然。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后父訓、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訖、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

安帝時、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三年、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又劉愷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用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利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向望影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又陳忠傳云、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皆勿令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旋復廢止。

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十一月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又陳忠傳、建光中、南書令祝諷尙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寤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略曰、高祖受命、何創制、大臣有寤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官豎不便之、竟覆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

桓帝時、先後令刺史二千石及中官行三年喪服。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三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又趙岐傳、永興二年、辟司空椽、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

又桓帝紀、永壽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門刺史二千石、旋復斷行。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二年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又荀爽傳、延熹九年、爽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大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卽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卿羣察、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

然世有行之自若者、上有諸侯王、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敝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

又東海王疆傳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眚、至服練功、兄弟追念、初

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臻性敦厚有恩、當分租秩賑、濟轅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議從士、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又濟北惠王傳、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癰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又任城孝王尙傳、延熹四年、桓帝立博爲任城王、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

又彭城靖王恭傳、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皆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

中暨公卿。

後漢書胡廣傳、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優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禮、率禮無愆。

下及士大夫。

後漢書劉平傳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增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

又黃瓊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又鮑昱傳、昱子德、德子昂、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二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

故居官則棄職。

後漢書鄧隲傳、永初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書還待養、太后以閭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隲等既還里弟、並后冢次。

又桓焉傳、安帝永寧中、焉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

又來歷傳、順帝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

霍譔傳、譔遷金城太守、遭母憂、自上歸行服。

又陳蕃傳。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

又崔實傳、司徒黃瓊、薦實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痛卒、上疏求歸葬行服。

又袁紹傳、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遷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

隸釋、司隸校尉魯峻碑云、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

隸釋、巴郡太守樊敏碑云、遷宕渠令、布化三載、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洪邁云、五五

斷仁、謂二十五月也。

華陽國志、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

除官則不赴。

後漢書鄧隲傳、甫德更召徵開封令喪母遂不仕。

又范冉傳桓帝時以再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

又鄭玄傳、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

又種劭傳、獻帝卽位、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官。

亦有違國制不服三年者。

隸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遷口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逾臯魚、喪過字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

蓋其時旣斷三年之喪、則奉詔者自多。但以常典、史文不書、碑誌闕載、亦可見後漢風化之美、儒術之醇。而人心之仍向往乎孝治也。於時又有追服之制、其追服也或以故。

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和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九年、太后崩梁貴人姊嬪、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帝以貴人酷歿、殮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百官縞素。

又何敞傳、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餘人。或以罪、

華陽國志、李固爲梁冀所免、文姬與二兄議、匿弟變久之、遇赦、變得還行喪服。

或以遠游。

後漢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

臣子私喪、朝廷或以詔令使之釋服。

漢書王莽傳、地皇二年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地、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降。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親皆降之。

又趙熹傳、永平八年、代虞延行大尉事、居府如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

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其他期功之服、亦以後漢人行之較重。

後漢書陳實傳、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

有以祖父母喪去官、服闋始就徵拜者。

後漢書宗均傳均調補辰陽長以祖母喪去官。

又虞詡傳、詡早孤、孝養父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有以伯父伯母叔父諸父之喪而去官者。

後漢書獨行戴封傳云、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

隸續、司隸校尉楊淮碑云、從弟諱弼、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官。

蔡中郎集、陳留太守胡碩碑云、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

隸釋、繁陽令揚君碑云、遷繁陽令、會叔父太尉公薨、委榮輕舉、投獻如遺。

隸釋荆州刺史度尙碑云、降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

有以兄弟姊妹之喪去官而辭徵辟者。

後漢書儒林、楊仁傳云肅宗既立、拜什邡令、行兄喪去官。

又韋彪傳、義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以兄順喪去官。

金石錄、漢趙相劉衡碑云、君以特選爲郎中令、以兄瑯琊相憂、即日輕舉

風俗通五十反篇云、范 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

隸釋、獻帝初平元年、圍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

後漢書馬援傳云、援三兄况余員、况卒援行服甚年、不離墓所。

後漢書獨行傳玄傳云、成帝永始二年、拜議郎、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

後漢書馬稜傳云、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

後漢書獨行傳陳重傳云、除細陽令、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

隸釋、冀州刺史王純碑云、失妹寧、遂釋印紱。

至於弟子之於師、有奔喪者。

後漢書桓榮傳、榮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

又儒林任末傳、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

又獨行劉翊傳、翊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

又李固傳注引楚國先賢傳云、董班字季宛人也、少游太學、宗事固、固死、乃星行奔赴。

有棄官者。

後漢書荀淑傳、淑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尙書、自表師喪。

又延篤傳、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

又孔昱傳、補洛陽令、以師喪去官。

蜀志劉焉傳、焉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有行三年喪者。

漢書楊雄傳、雄天鳳五年卒、佳芭爲起墳。喪之三百。

後漢書、李郃傳、郃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胃、獨制服征喪三年、時人異之。

有服衰者。

水經注汾水篇云、界休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 一碑。其碑文云、建寧二年、正月丁亥

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

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 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

他若屬吏之於長官、孝廉之於舉主、部民之於長吏、奔喪持服、足警衰俗。吏治之良、徵辟之重、亦可略見一斑、不獨下開魏晉之風氣已也。

隸釋、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於是故吏茂才雲中太守漢陽□胃、從事□威較琰等、不遠萬里、斷制縗裳、感恩奔哀。

又太尉劉寬碑云、拜侍御史、遷梁令、喪舊君以棄官。

又益州太守高頤碑云、建安十四年八月、於官卒、臣吏播舉而悲叫、黎庶踊泣而切怛、追念恩義、縗經墳側。

又北海相景君碑陰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惟故臣吏、慎終追念、諒闇沈思。守衛墳園、仁綱禮備。陵成字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載已就。當離墓側、永懷靡既。文不可勝、以義割志。乃者遺辭、以明厥意。

後漢書桓鸞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問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又李恂傳、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

又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

又童恢傳、恢弟翊、舉孝廉、除須昌長、聞舉將喪、棄官歸。

吳志陸績傳注引謝承後漢書云、陸康少惇、孝弟、太守李肅、察舉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

後漢書桓典傳、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塋、盡禮而去。

漢書金日磾傳書後三則

陳瀚年

甚矣人主之不可不知人也。明皇縱安祿山出入宮禁、竊弄威權、祿山卒舉兵內犯、唐室幾覆。漢武擢日磾於稠人之中、拜爲馬監、遷爲侍中、貴戚左右多竊怨。然而何羅襲刃入宮、微日磾摔胡投殿下、禍福利害未可知也。由此觀之、祿山之亂唐、非祿山亂之、明皇自亂之也。日磾之全武帝、非日磾全之、武帝自全之也。人主愚不知人耳。其人而賢、雖胡兒、用之足以利社稷。不賢、雖非胡兒、猶將覆國家、況胡兒耶。如武帝者、惡得以寵胡兒病之耶。

其二

或曰、武帝之知人信不可及矣。日磾受武帝特達之知、武帝將納其女後宮、日磾不肯、得無過於矯情歟。曰、此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惠帝時諸呂用事、脫非太尉入北軍、則劉氏幾絕。霍光有大功於漢、而再傳而後、霍氏卒以謀反伏誅。日磾蓋痛懲夫呂氏之爲、又逆觀夫霍氏之禍、而不忍貽其子孫以戚也。惡得以爲矯情哉。且日磾胡人也、高帝以長公主結和親、後世猶非笑之奚可復以胡女充漢後宮耶。日磾亦遠矣哉。

其三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然爲君難、爲臣不易。大臣以道事君、一念之誠。金石可裂。日磾長子與宮人戲殿下、日磾見而殺之、或謂日磾未免過於殘忍、日磾身膺異眷、兩子皆與上狎同宮人戲、卽不敢言無罪、當爲上所曲赦、何必絕父子恩。君子曰、否、大臣自有特識、識至

而斷生焉。蓋其胸中淡於富貴、而苟且姑息之念、毫不復萌。夫宮人者天子之宮人也、殿廷者天子之殿廷也、自殿廷戲宮人、弄兒必忽視天子、其後將無所不爲。使日磾貪位苟祿、且隱覆之不暇、何忍殺之。殺之者絕大逆於未形、俾子孫守身長法、不至殄滅而莫救也。日磾純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世名忠孝、何其耀也。

澶淵之盟以前宋遼之外交關係

趙之藺

—宋史表宋遼外交表稿

考宋遼交好、百餘年而不衰、而宋遼二史、於其交聘之跡、反不瞭然、故趙甌北廿二史劄記稱曰：「金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和戰慶吊之間、開卷瞭然、如宋之與遼爲鄰者、比金爲多、益宜有交聘、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疏也。」故錢大昕之宋史考異、遂附使節之表、然亦不過僅錄長編之宋使於遼者爾、遼史拾遺及遼史拾遺補雖亦注意及此、然零縑碎錦、不足爲寶也、不佞此文、卽全表一部、以全文過長、不堪繼續披露、且近世論史者、謂宋遼關係、實始自澶淵之盟、爲破此觀念、故僅節其首部、公諸同好、又此表僅限於外交關係、至於戰爭、當另於交戰表記之云。

宋太祖開寶七年、遼景宗保寧六年

三月：遼史：「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按以以下所引宋人諸記、則議和之議、蓋出諸遼人、徵諸第三國際之記載、如十國春秋北漢紀：「廣運二年（按爲開寶八年）春三月、遼與宋求成、遣使來告、無妄興師。」則知遼史「宋遣使求和」一句、實虛構以爲己諱也。

十一月：孫逢吉職官分紀：「契丹於開寶七年、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願講

好朝廷。」

徐松輯宋會要稿云：「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曰：琮濫受君恩、猥當邊任、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切思南北兩地、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載觀盟、時通贄幣、往者晉氏後主、政出多門、惑彼強臣、忘我大義、干戈以之日用、生靈於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兩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義、遠希通晤、洞垂鑒詳。全興以琮書來上、上命全興答書、並修好焉。」按此書亦見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按耶律琮卽耶律昌朮、蓋遼人多遼漢二名也。

開寶八年 保寧七年

閏三月（據長編在二月）、太平治迹統類：「契丹遣款附使克沙骨謹思奉思來聘、稱契丹國、上命閣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太祖召見、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烏羅帽烏皮鞋器幣三百、銀勒鞍馬、其僕從衣服器幣有差、宴於內殿、仍召至便殿、觀諸班騎射、今其一使者（長編作拉古爾日綽和爾）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歸國召見、賜錦器幣衣服。」按此文亦見長編及宋會要稿。

七月：長編：「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於契丹。」潘自牧記纂淵海：「開寶七年、契丹願講好、使命始通、我朝遣郝崇信呂端爲使、此報聘也。」

八月：會要：「契丹使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長編作雅勒呼）管通事右監門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一襲、玉帶一、御馬三並鞍轡帶、甲兵五十賜冠帶器幣有差、使副皆暈錦旋襪衣一襲、金帶一、衣著百疋、銀器百疋、金鍍銀鞍轡馬一、皂羅銷金帽鞞一、通事衣一襲公服靴笏金帶幘頭絲鞵衣著五十四、銀器五十兩、鞍轡馬一、書表二人各紅錦旋襪金

鍍銀帶、銀器二十兩、衣着三十四、軍將馬郡錫馬拽刺梅里等四十六人各中錦旋欄金銀玉帶絲鞵、銀器十兩、衣着二十四、又賜通事從使人二十人各中錦旋欄銀帶、銀器五兩、衣着十匹、書表以下隨身十二人各錦襖銀帶銀器三兩、衣着五匹、因令從獵出郊、及辭又賜衣帶器幣以遣之。」

十一月：長編：「契丹雲州節度使遣人致書瀛州願與防禦使馬仁瑀通好、仁瑀以其書來上。」

又：「命校書郎直史館宋準賀契丹正旦殿直邢文度副之。」

十二月：會要：「契丹遣右衛大將軍耶律烏正禮賓使蕭護禮因通事舍人右千牛衛將軍陳廷正進賀來年正旦、獻御衣一襲、金帶一、金鞍轡馬一、散馬七十四、烏正等各獻朝見馬有差、詔賜如八月、惟副使減銀器五十兩、通事止銀帶、隨從又有舍利判官皮室通引之名所賜差損前數、時初平江南、李煜至闕下、烏正等在館聞之各獻名馬弓箭爲賀、及入辭加賜金靴鞞束帶皂花欵正袍暈錦紫綺髻器等物。」

開寶九年 保寧八年

正月：會要：「幸北苑觀騎士與契丹國使騎射、及辭又厚以遣之。」

二月：會要：「契丹遣使耶律延寧（長編作太僕卿）來賀長春節、獻御衣玉帶名馬二匹鞍勒副散馬百匹、白鶻二。」

五月：長編：「以東上閣門副使田守騎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夫房彥均副之。」

十月：宋史：「太祖崩。」

十一月：長編：「遣著作郎馮正著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告終稱嗣也。」

遼史：「遣郎君陸塔瑪訥默庫等使宋弔慰。」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改元) 保寧八年

十二月：會要：「契丹使鞍轡庫使蕭蒲骨(長編作蕭田固濟)從粘毛骨等奉慰書來聘修贖禮也、令引進副使田守奇宴勞於城外、恩賜如例、及還又加賜銀器二百兩衣著二百匹。」

太平興國二年 保寧九年

正月：會要：「契丹遣使蕭蒲泥禮王英等奉御衣金玉帶玉鞍勒馬金銀飾及馬百匹來賀太宗皇帝登極、又別奉御衣金帶鞍馬爲賀正之禮、是日對泥禮等於崇政殿、及其從者凡八十二人賜衣帶器幣有差。」(按長編宋史俱載在二月、當考)

二月：遼史：「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長編宋史均失載。)

四月：會要：「契丹遣使鴻臚卿耶律敵(長編作鴻臚卿)等獻助山陵馬三千匹、又獻御衣三襲金帶二御馬三匹黃金鞍勒副之、金飾戎具一副。」

五月：長編：「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契丹右贊善穆被副之、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興師伐北漢、實依契丹爲援、遲疑未敢進、飛奏報、有詔遣行、既至、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矣、若更得人、如仲甫數人、朕何患也。」按契丹國志載於四月、當考。

八月：會要：「契丹小底述訥辭還本國、詔賜窄衣金鞞銀器百兩、衣著百兩。」

十月四日：會要：「契丹遣使耶律阿摩里(長編作阿穆耳)來賀乾明節、獻御衣二襲、金玉帶各一、馬百匹。」

十一月：長編：「命監察御史李漬閣門祗候鄭偉爲契丹正旦使。」

十二月：會要：「契丹遣使太僕卿耶律迭列禮賓使王英以良馬方物賀正、至上元召其使觀燈、又宴崇政殿、賜賚倍常、及還、又命儀鸞副使孫宴送至境上、別賜其使、大衣著百匹、大銀器百兩、副使半之。」

太平興國三年 保寧十年

五月：長編：「遣左僕射李吉使契丹、通事舍人薛文寶副之。」

十月一日：會要：「契丹遣使太僕卿耶律諸理茶酒副使王琛等獻御衣二襲、金帶弓箭金鞍轡鐵鞍轡各一、御馬四匹、散馬百匹、來賀乾明節、是月、帝畋于朱延頓因令諸里從獵、帝射中走兔、諸里等貢馬爲賀、及辭日加賜如例、惟無大銀器、而有漆器各一棹、命供奉官閻門祇侯王侁送至境上。」

十一月：長編：「遣供奉官閻門祇侯吳元載太常寺太祝毋賓古賀契丹正旦。」

十二月：長編：「契丹遣使蕭巴固濟來賀來年正旦。」

太平興國四年 乾亨元年

正月：宋史：「伐北漢。」按契丹國志載在乾亨六年二月。遼史：「遣塔瑪長壽使宋問興師伐劉繼元之故、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

二月：會要：「契丹遣使耶律尙書拽刺梅里奉書問起居、對於行在（長編云在灤城）、賜梅里金帶銀鞍勒馬。」

宋史：「自是和好遂絕。」按此距澶淵之盟（景德元年）凡二十五年、然其中非絕不通使、不過宋人恥而諱之耳。

太平興國七年 乾亨四年

十二月：遼史：「南京留守荆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詔以無書卻之。」

淳化五年 聖宗統和十二年

八月：遼史：「宋遣使來議和弗許。」

九月：遼史：「宋復遣使求和弗許。」

按以上三條、長編宋史會要皆不載、蓋諱之耳。

戴耘野與戴獨立

梁繩禕

明末江南有二戴笠、俱以遺民曾遁跡爲僧、且均列名於驚隱詩社、與當時諸名士往還。其一杭州人、後桴海至日本、事名僧隱元爲弟子、法名性易、字獨立、留日十九年而卒。傳書法醫術於東瀛、爲中日文化交通史上之重要人物。另一則吳江人、終老國內、著書數十卷、多記明季史事。然日本記杭州獨立之事者、輒牽附吳江戴笠。自西島長孫之坤齋日鈔、東條信耕(琴臺)之先哲叢談續編始。迄近年木宮泰彥之中日交通史、竹林貫一之漢學者傳記集成。及大日本人名辭書、無不併爲一人。誤失相承、百年而不能正。蓋未有以中東典籍爲詳密比勘者。今略考二人之事蹟、分列記之如下、

一吳江戴笠(耘野)

戴笠字耘野、吳江縣人、祖天叙、以節義著。

據乾隆吳江縣志卷三十三隱逸傳、(以下省稱志傳)朱彝尊明詩綜卷七十九謂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改今名、更字耘野、又字曼公。案又字曼公之說、他無所據。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卷七引上海涵芬樓藏流寇編年稿本讀萬閣主人跋、謂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冒沈姓。

生於明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潘耒遂初堂集卷十戴耘野先生六十壽序、（以下省稱壽序）昭陽赤奮若之歲，中秋前三日、爲吾師戴先生六旬初度。爾雅太歲在癸曰昭陽、在丑曰赤奮若、癸丑爲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由此逆推、笠當生於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時顧炎武二歲、杭州戴笠年十九歲。

幼孤貧、力學、補諸生。

見志傳、流寇編年稿本跋云、受知章日斫、以冠邑軍爲縣庠生。爲人和而介、與人居藹如也。自守非其義一介不取。

志傳

乙酉後棄諸生、入秀峯山爲僧。

見志傳。案甲申（一六四四）三月、李自成陷北京、乙酉（一六四五）四月清兵陷揚州、五月福王被執、明亡、時耘野年三十二。

久之返初服、隱同里朱家港。茅屋三間、旁穿上漏、炊烟時絕、略不繫懷、不至城市者四十年。

見志傳。壽序云、其初感憤侘傺、至逃於浮屠、旣乃抱遺經教授荒江之濱、轉側兵氛間、屢瀕危殆。復兩喪德配、連失愛子、宗祀不絕如綫。

順治七年、與葉桓奏、顧炎武、潘樸章、歸莊等結驚隱詩社於吳江唐湖之古風莊。名士雲集、皆明之遺民也、杭州之戴曼公笠與焉。

楊鳳苞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後云。明社旣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而驚隱詩社又爲吳江之冠、汾湖葉桓奏社中之領袖也、家唐湖北渚之古風莊、有煙水竹木之勝。歲於五月

五日記三閩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徵士、同社齋至、咸紀以詩。今考入社名流、見於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茗上則范梅隱(風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陳雁宕(忱)、禾中則顏雪臞(俊彥)、朱載揚(臨)、鍾琴俠(愈)、武林則戴曼公(笠)、玉峯則歸元恭(莊)、顧寧人(炎武)、梁谿則錢礎日(肅潤)、吳門則陳皇士(濟生)、程杓石(棟)、施又王(譚)、同邑則吳匡廬(珂)、吳東籬(宗潛)、吳南邨(宗漢)、吳西山(宗泌)、吳芳時(宗沛)、吳赤溟(炎)、吳北窗(案)、吳曜庚(在瑜)、吳融司(南杓)、吳石城(嘉楠)、顧茂倫(樵水)戴耘野(笠)、潘力田(樵章)、葉開期(世侗)、周闇昭(燦)、周機高(爾興)、周其凝(撫辰)、周安節(安)、朱長儒(鶴齡)、朱不遠(明德)、鈕晦復(明倫)、鈕蓀如(榮)、王兆敏(錫闡)、王雲頑(初)、沈建芳(永馨)、沈彥博(泌)、李北山(恒受)錢鍾銘(重)、金甯武(甌)、金彥登(廷璋)、金公覲(始垣)、金耳韶(成)、顏子京(祁)、鍾賓王(欽立)。跡其社務始於庚寅(一六五〇)、終於甲辰(一六六四)。

案沈彤震澤縣志、乾隆吳江縣志舊事中、記驚隱詩社與此略同。武林之戴曼公笠、與吳江之戴耘野笠、同時列名、明示爲兩人。時耘野年三十七、曼公則已五十五矣。又三年而曼公有蹈海之行。

與潘顧等交最摯。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炎武北遊齊魯、笠與歸莊、王初會於潘樵章之韭溪草堂、有思顧亭林聯句之作、炎武報之。

亭林集卷三訓歸祚明、戴笠、王初潘樵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韻。有詞堪爭日月、氣欲吐虹霓、風流知不墜、肝膽幸無睚之語。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南潯艾獄起、吳炎、潘樵章被難、驚隱詩社散。

南潯艾獄者、湖州莊廷鑑以著明史觸清人忌諱、莊氏一族死者十八人、與著書刻書鬻書

讀書有關坐死者七十四人、潘樾章、吳炎因列名參校死之。二人皆驚隱詩社社員、潘且與耘野共纂明史、炎武極稱其史才也。遺著有國史考略殘本六卷、時曼公渡日已十年、居長崎有大火之厄。

自史禍起、人以著述爲忌、而笠處之泰然。

壽序、既負著述之才、思輯其見聞以垂信後世、而轉喉多諱、懼觸駭機。雖先生於毀譽禍福之數、處之泰然。而集木臨淵、懼少貶其志節者、蓋三十年如一日焉。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二）年六十、門人潘耒等爲之壽。

壽序、昭陽赤奮若之歲、中秋前三日、爲吾師戴先生六旬初度、弟子旅拜於堂、齒揖於庭、濟濟然陶陶然。……先生今鬚鬢蒼然、而有嬰兒之色。五十後舉兩丈夫子、所著書裒然有成。潘耒者樾章之弟、幼從耘野學、並爲炎武高足。後仕清爲翰林院檢討、有遂初堂集等著、前一年（一六七二）十一月曼公卒於日本、年七十七。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六十三、炎武有與耘野書、述平生志事、並勸其著述。

亭林文集卷六與戴耘野書云、一別二十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藁。所恨道遠、無從披讀。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秋卒、年六十九。

志傳云、康熙壬戌秋、夜睡忽語喃喃不休、至旦一笑而逝。流寇編年稿本跋稱年六十九卒、與志傳合。又謂門人私謚貞孝。

著書數十卷、海內著述家咸服其博。

志傳

有永陵傳信錄六卷。

四庫總目卷四十九史部紀事本末類存目、（江蘇巡撫採進本）明戴笠撰、笠字耘野、吳江人。是書用紀事本末之體、一曰興獻大禮、一曰更定郊祀、一曰欽明大獄、一曰二張之獄、一曰曾夏之獄、一曰經略倭寇事、各爲卷、每卷皆先敘而後斷。其論河套事、謂爲難效之功、幸觸犯上怒、其事中止。不然請兵轉餉、工役騷擾、禍患將有大於是者云云。則自宋以來儒者因循苟且之見、所以終明之世、無一日無邊患也。

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以爲永陵傳信錄著錄於文淵閣、非入存目、因以見作者學術之純正、不知何以疏失至此。

流寇長編二十卷。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卷七、明吳江戴笠耘野撰、崑山吳橋修齡同輯。是書卽吳江潘樸章纂明書、戴氏分任之一、潘氏罹莊氏之獄、此書亦成碩果。遂初堂集之寇氏編年、殆卽是書。近上海涵芬樓藏有鈔本、江安傅沅叔先生以叙錄鈔本見貽。僅此洋洋序文、痛見當時利弊、已足千古、今備錄其文。（略）又云、涵芬樓又藏有流寇編年三卷、亦卽流寇長編之簡本、其卷首一卷、卽長編之序也。

潘耒遂初堂集卷六、寇事編年序云、亡兄有意編纂明代之書、先師戴耘野先生爲之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名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長編後通鑑之法、竄詳毋略、竄瑣毋遺、提綱綴目、有條有理。自延綏起事、迄山西餘黨之滅、凡十八卷。吳梅村作綏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卷歎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爲正、恨見此書晚耳。先

師既沒、未求得其稿、崑山吳修齡以爲太繁、稍加刪節、附著己見、頗有發明。

吳敬坻蕉廊勝錄卷五云、是書記明季流賊始末、起崇禎元年戊辰、終康熙三年甲辰。前十七卷以一年爲一卷、排比月日、記載綦詳。卷十八下增甲申剩事四字、其叙闖獻事兼載弘光隆武永曆三王事、至桂王爲吳三桂戕害而止。未有流寇終始錄一卷、補遺一卷、前有自序二首。……論國事敗壞所由、凡四十八事。於天崇兩朝朝政之虛、兵機之失、言之痛切。是書僅鈔本、爲禮邸舊藏。有宗室文愨公家世藏、禮邸珍贖、壇尊藏本、禮府藏書四印、伯羲祭酒藏書之一。(書面有王文敏公題字)近爲張菊生所得、藏涵芬樓、余借觀記大略如此。

殉國彙編三十卷。

逢初堂集卷六、殉國彙編序云、崇禎非亡國之主、以一死殉社稷、實亘古所無、足動人思、而激發其忠孝宜也。然載筆之士、往往拘於忌諱、使不登志乘、不列簡編、歲浸久遂湮滅無聞。戴耘野先生有憂之、銳以編纂爲己任、懷鉛握槧、博訪旁詢、得一人一事、喜動顏色、折簡書之。孜孜汲汲、三十餘年、乃成殉國彙編一書。藁凡數易、初以地分、繼以事斷、最後定以官叙。自閣部大臣以至布衣諸生、自京師以至滇黔閩粵、無慮千餘人。又以女子死節者別爲骨香集、隱遯後死者爲耆舊集、通三十卷。……先生一儒生、而忠義性成、乙酉秋嘗欲從屈平遊而不得、逃於浮屠、旣乃歸里教授、終身不入都市。於編中諸人、寤寐以之、殫一生心力、從事於此。晚年嘗失其書、傾產購得之、而不全、復搜討足成之、其勤至矣。

案秋室集南疆逸史跋、耘野著書尙有殉國外編、一名則堂紀事。疑亦在三十卷之中、志傳謂別紀後死者爲耆舊集爲發潛錄、當均彙編子目之一。

別著有聖安書法、思文紀略、行在陽秋、魯春秋。

見志傳、秋室集卷二南疆逸史跋五、謂聖安書法記福藩事、思文紀略記唐藩、行在陽秋記桂藩、魯春秋記魯藩。後三書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未收。涵芬樓藏流寇編年稿本讀萬閣主人跋、謂又撰三朝者舊傳及遂初集、三朝者舊傳不知即殉國彙編中之者舊傳否。

其詩見於明詩綜者二首、殆非其所作。

明詩綜卷七十九、戴笠二首。秋望云、晴空浩無垠、一碧淨千里。有似至人懷、澄泓湛秋水。寒鴉起半山、孤飛不能已。蕭然萬感集、四顧蒼茫裏。有感云、老大徒傷事事非、三年客裏故山違。涼風動地迷衰草、白露浸人透葛衣。江漢數行鴻雁斷、天涯幾個友朋歸。凭闌盡日思佳句、西北遙瞻是落暉。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笠字耘野、又字曼公、吳江人、縣諸生。曼公谷隱巖耕、不入城府。句如愁邊細雨孤舟遠、夢裏青山故國春。夜雨中流水急、東風陌上野花開。眠覺夢裏誰家地、啼鴉聲中故國秋。大有孤山處士遺韻、其所記雖明爲吳江戴笠。然摘句中眠覺夢裏誰家地、啼鴉聲中故國秋一聯、見於日本所傳獨立西湖感懷詩三十韻之第二十六中。彝尊當時何所據、今不可知。(明詩綜采摭書目雖見晨風閣叢書中、但不收專集及府州縣志)吾疑彼所錄乃杭州戴笠之詩、而以爲吳江之耘野。彝尊浙人、得曼公之詩易、而交潘耒、或因以知耘野之性行、不深考而誤合之。若然則明詩綜之詩、亦獨立之作矣。(吳江志及其他記事均謂笠字耘野、無又字曼公之說。桐鄉志謂笠字曼公、無又字耘野之說。驚隱詩社之名單則名同而字異、因以爲別。以耘野又字曼公、始於朱氏、而日人承之、姓名同、字同、別字又同、乃不近情理者也)。

二杭州戴笠(曼公)(獨立)

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不欲以儒術顯、乃潛究素問難經諸書、懸壺濮里。崇禎中楚蜀擾亂、曼公慨然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

上文見徐秉元康熙桐鄉縣志卷四、爲中國書關於曼公之僅有紀事。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四書家傳二十三引其文、省不欲以儒術顯、至君子避世時耶之文、逕云崇禎中從番禺人入海。

日本所存關於曼公之史料、有曼公所著有譙別緒自郟分宗記、乃自記其先祖及閱歷、以示其孫者、最爲可信。東條琴臺所爲傳記、載先哲叢談續編中、其資料多取於曼公弟子高玄岱之所記、除牽合華籍記吳江戴耘野之事外、亦多可據。以此爲中心、參酌朱舜水隱元等之傳記著作、記其事如下。

戴笠字曼公、其先世居譙。遠祖安道(逵)、於晉時移會稽之郟溪、祖某始移家杭州。父敬橋官銓部、母陳氏、六產皆生雙男、曼公其季。明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二月十九日、生於杭州仁和縣。

東條琴臺嘗觀曼公手澤本東坡詩集註於先輩源益卿處、每卷有三印、一戴觀胤字子辰、二荷鉏人、三戴笠印。蓋戴笠之名、因姓而命名、及晚年爲僧名性易、字獨立、號天外戴笠人。又有就菴、天外老人、獨立一閒人、惕芳諸號、皆見於遺墨之印章。

天資穎悟、幼肄舉子業、不喜八股文。天啓元年(一六二二)杭州大火、家無子遺、乃棄帖嘑之業、放遊西湖、學醫於雲林龔廷賢。龔時年八十餘、猶強健業醫、曼公盡傳其術。

龔廷賢字子才、金谿人、歷官太醫院。著有萬病回春、濟世全書、壽世保元、痘疹辨疑金鏡錄、痘疹全幼錄等書。多前人未發之說、爲世所重。

年三十、尙未習爲韻語、一日諸友迫使爲詩、即應聲曰、我來溪頭坐、溪月留我宿。晴景十分清、江山競俊秀。衆皆驚異。由是寄情聲律、清新自然、遂以詩名。兩京陷、福王擒。時年五十。薙髮令下、江南雲擾、兄弟凋零殆盡、岌岌孤危、僅以醫糊口。然猶與諸名士遺民往還、列名於吳江之驚隱詩社。癸巳（一六五三順治十年）春、粵人有勸以乘桴浮海、快滌胸襟者、發帆、三月抵長崎、時日本承應二年也。長崎奉行橘正述特許其留日、居陳入德家。陳氏號穎川居士、亦杭人、業醫、居長崎。是年餘姚朱舜水亦至日本、居陳家與曼公晤、惟不久復返華。見舜水集之跋安南供役給事、安東省庵（守約）文集中有陳氏碑銘。次年福州黃檗山隱元禪師受聘渡日、爲僧俗所景仰、名重一時。曼公翻然有悟、遂於臘月八日皈依禪師、薙髮爲僧、法名性易、字獨立、時年已五十九矣。

隱元名隆琦、姓林氏、明杭州仁和縣人、主福州黃檗山。慶安四年（一六五二）其弟子也懶長老、應長崎崇福寺之請、東渡、途中溺死、深爲悼惜。後以日人四次請行、慨然曰、此乃子債父還也。遂讓法席於弟子慧門、以六十三歲高齡、自率徒衆渡日、說法長崎。後入江戶、謁將軍綱吉、開日本黃檗宗之始。

由是侍隱元爲書記。萬治元年（一六五八）從赴江戶、受當時老中松平信綱之尊崇、貴紳高官、見者無不歎慕。未幾歸崎、三年再東、掛錫幻奇山。居三年、歸長崎。寬文三年（康熙二年）八月長崎大火、由是居不擇地、所至爲緣。文墨之外、以岐黃濟世、起廢愈痼、不知其數、遠近目爲神醫。

松平信綱河越城主、仕德川家光爲伊豆守。慧敏多智、參與幕政、輔幼主家綱、平島原之亂。嘗欲請曼公之河越、不果。

寬文五年（一六六五）三月、僧即非東渡、開山豐後國廣壽寺、東邀曼公、遂由宇治往、司筆

札。就山中營精舍、自匾曰白雲室。

即非名如一、浙江紹興人、隱元弟子、扶助隱元之法化。對於隆興日本黃檗宗、最爲有力。

曼公追隨隱元凡七年、後辭歸長崎、飄衲興福福濟廣壽等寺、而數省視隱元、執禮如初。寬文十二年（一六七二）四月、其孫二人渡海來謁、始知老妻已卒、去國時六歲之長孫、年已二十五、蓋別十八年矣。因書有譙別緒自鄰分宗記、以明家之系譜、施訓誡於子孫、而終不肯歸。時已枯瞳雪髮、贖耳脫齒、而道行彌進。是年八月、欲赴宇治黃檗山訪隱元、途中發病、使侍者祖命代行。平時健啖如壯年、至此飲食稍減、衆皆勸服藥、不肯曰、身非病、何藥餌之爲。倒臥匡牀、吟誦自若。一朝忽起索筆、書偈曰、鑿鑿塵塵傍海村、不忘殘夢繞空軒。咄、任他凍折梅花影、接却江南白玉魂。題罷、溘然長逝、春秋七十七、僧臘十九年、實十一月六日也。侍者奉遺囑護葬於宇治之黃檗山萬福寺、遺著有一峯雙詠二卷、就庵獨語二卷、外有有譙別緒自鄰分宗記、均渡日後之作。門人高玄岱別集其詩文爲天外老人集十五卷、玄岱之子右翁時罹火燒失、右翁惻怛不已。明和八年（乾隆二十六年一七七二）立獨立齒髮碑於東叡山護國院（東京上野）、詳記其事。東條琴臺得天外老人集鈔二卷、天寶五年（一八三四）燒失、蓋自道光中葉。原集已不傳。

曼公之文、多已不存、其可見者如有譙別緒自鄰分宗記（先哲叢談續編引）跋安南供役給事（見朱舜水全集中）等、皆訛奪或至不可句讀。朱舜水與釋獨立書（文集卷四）云、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徇、當爲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當函藏石室。是曼公固亦能文者。

曼公之詩、今可見者有西湖感懷三十首。

曼公在國內、已有能詩名、先哲叢談後編謂其長篇巨作、下筆立成、藻思湧出、清新自然、洗脫糟粕、不襲成語。今其作之可見者、惟叢談後編所附錄之三十首、其中警句、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中已引之。疑一部或全部爲在華之作、而後經訂補者、及今觀之。東條所論、不無溢美之感、試錄一二、以見風格之一斑云。其一云、一鑑湖山似畫中、四時流賞古今同。波含倒影三千頃、堤飲垂橋十二虹。有美樓臺占地勝、無私花柳答天功。江聲不息東奔急、愁切難回據犬戎。其二十一云、六橋堤接古金沙、沙暖鷗鳧占一家。自昔春風迷杜若、只今秋水冷蒹葭。投筆倚息人何在、吹角關門日未斜。剩得浮沈寒塔影、時時颭浪撥漚花。其二十六云、慘淡湖波寒不流、亂雲零落兩峯頭。眠覺夢裏誰家業、啼鴉聲中故國秋。寂寂斷橋沽酒路、沈沈倒影畫眉樓。而今莫向西冷望、一徑隄平錦帶浮。

其工篆隸見於佩文齋書譜、存於日本之遺墨、亦多精工、片紙隻字、獲者珍重之。學長洲王履吉(寵)之書法、正鋒逼古、傳其法於北島雪山及高玄岱。

日本書法乃弘法大師(空海)由唐輸入、稱爲和樣。德川元祿中、細井廣澤盛倡唐風、廣澤乃北島雪山之弟子、即曼公之再傳門生。高玄岱長崎人、解華音、師曼公、善草書、多變化、時稱獨步天下。傳其子頤齋、頤齋傳澤田東江、其後廣澤東江雖有異論、其執管五法、把臂三腕、皆淵源於曼公。用水墨麝墨及打碑法、皆曼公所輸入也。

其醫術最長痘科、傳於池田嵩山正直。

日本醫學史(明治二十七年富士川游著、裳華坊版)第八章云、曼公應吉川氏之請、往來長崎周防之間、其臣池田嵩山學書於曼公。曼公審其爲人、因謂曰、我有治痘之禁方書、欲悉以授子、子學之、三年必至其妙、嵩山拜受之。即痘疹治術傳、婦人治痘傳、

痘疹百死傳、痘科鍵口訣方論、正面定位圖、面部四位八隅圖、面色順逆圖、三十六面圖、唇舌常候、病唇十八品、病舌三十六品、五死舌圖等。嵩山得秘訣、遂以痘科大著於世。子信之、孫正明相承、曾孫瑞仙擢爲幕府醫官、講痘書於躋壽館、其名噴噴傳世。而考其源實出曼公之傳授。先哲叢談續編以當時都下所傳曼公方書、未詳其所來、且高玄岱記曼公事未及其書、疑爲附託。此所謂曼公方書不知即醫學史所言各書否。曼公在國內既懸壺濮里、東渡後以醫名及傳法池田嵩山均爲事實。則其書縱有依託。亦爲弟子述師之說、未可忽視矣。

松平信綱爲伊豆守、尊信獨立、於大剎平林寺爲戴溪堂、置獨立木像及高玄岱書之獨立碑銘。東條琴臺謂得天外老人集鈔、知其學術主洛閩、文章經藝不遜朱舜水、勢不得已而入釋氏。其忠憤義烈、足以照耀後世、故不收於僧傳、特載於儒家、聊成其志云。

三餘論

以上銓次戴耘野與戴曼公截然不同之史實、約略可見。耘野眷懷故國、志節皎然、其遺篇在天壤間者、亦耿光四溢、可以歷劫不磨。曼公學術文章、自非耘野之比、其不朽乃在書法與醫術。其決然去國、自有所激而然。觀其跋安南供役紀事、力贊朱舜水之凜凜大節、而痛心於諸夏之裂峨冠而鼠尾、袒左衽而馬蹄、與西湖感懷詩之激楚蒼涼、其志事與耘野無殊。至有譙別緒自郟分宗記中多頹廢自放之詞、末署康熙年月。蓋以子孫爲清民、自詭以免禍耳。二人均曾爲僧、耘野乃一時之憤激、故不久復返初服。曼公以遭遇名僧、提撕指示、翻然有悟。觀其事隱元之謹、棄家之決、臨終之遺囑、蓋深入禪中三昧。朱舜水集中有與釋獨立書、乃拒其勸爲僧者。然由是亦可見曼公之一往不復、篤於傳法、東條謂其陽釋而陰儒、爲未足知曼公者矣。

竹勿老人遺詩

左紹佐

吾鄉應山左笏卿先生、竹勿其自號也。清宣統間、由給事中外放廣東惠潮嘉道、忽值改革、還隱京都、安貧樂道、閉門卻掃晏如也。閒居時、除與同鄉樊樊山周泊園、詩酒過從外、不妄交一人、當時所謂楚三老者是也。歲丁卯歿於京寓、未幾哲嗣席卿相繼歿、其平生詩文稿幾無一存者。今忽得其親筆書和南皮張文襄公詩二十八首、老人本文襄門生、老眼親筆、所書一筆不苟、堪稱二妙、滋可寶也。所和諸詩皆用原韻、（原詩在文襄詩朝天集中）亟錄存之、以見吉光片羽之難得云。 編者誌

次韻廣雅入對恭紀

泮奐卷阿出矢音、每逢山水亦開襟。舊人獨係安危局、往事深觀得失林。八表經營思措手、兩宮宵旰最關心。此來何以酬天眷、家有唐初大寶箴。

有感再次音字韻一首

鷓鴣桑甚喜懷音、城闕悠悠怨子衿。江上稀星烏鵲樹、山中寒雨鷓鴣林。魯連已杜田巴口、晏子安知越石心。萬事破除惟有酒、老雲解事莫須箴。

次韻廣雅闕下二首

疑爻初筮賁如皤、怪事旋聞馬似駝。城郭那知遼鶴返、光陰真是隙駒過。金銅坐地還成泣、寶劍沖霄正待磨。生聚十年殊未晚、莫教種蠹更蹉跎。

陸離長佩帶珩葱、章甫從容入會同。鶻爪莫嘲黃鶴子、腥羶難溷白鳧翁。秀才閉戶談三表、戰國開關賭七雄。見說西方天小漏、古來鍊石費神功。（按此詩皤字原韻載朝天集中題爲中興、非闕下、或文襄入集時改定與、後一首葱字韻集中無之、或亦點定時刪除也、容再考）

次韻廣雅慈仁寺雙松

亂愁作絲不堪織、晨興對案坐忘食。尙書示我雙松詩、一椀醜醜灌焦臆。可憐飛蜃結樓臺、只見高駝守荆棘。梵殿淒涼遺構平、佛燈暗澹長明熄。幾回劫火幾滄桑、偃蹇虬蛟倚蒼碧。亭林古祠舊已蕪、香光妙畫今無跡。壽陽有意續漁洋、爲爾幽吟費心力。尙書昔與何謝來、扇影衣香那忘得。摩挲未免心語手、當時我頭如漆黑。城郭十年鶴偶歸、廷屏五日狐猶泣。中興儻值作明堂、此是杜梁無愧色。若揚語溪若低碑、眞煙更給廷珪墨。

次韻攜酒再遊南河泊

當戶垂陽隔竹茄、入門題壁動龍蛇。東華塵土不到處、南淀風光如此耶。物外幽情饒水石、人間眞趣在桑麻。欲收遠景尋高檻、自照衰顏對小窪。燕市酒人懷擊筑、歌楚騷客憶傳芭。只應拋得沙鷗去、明日槐廳正午衙。

次韻南河泊用佳韻

休將禮樂束吾骸、是處青山骨可埋。水影秋來寒更落、天容雨後淨如揩。官忙每苦出城少、病久常防用藥乖。願裹行滕隨杖履。灌花烹茗任相差。

再次前韻

那能放浪外形骸、收取閒愁著酒埋。馬磨萬程蹄欲脫、龍鍾雙淚眼難揩。老來開卷無三到、病後臨書只五乖。野趣忽饒塵外想、劉安鷄犬是何差。

三次前韻

萬古塵勞總一骸、不成將我簿書埋。向城山勢曲屏抱、對戶池光方鏡揩。湖海尙餘豪氣在、田園眞覺夙心乖。玉川破屋今料理、有子名丁可應差。

次韻早朝恭紀

社稷功名晉謝安、詩如杜甫筆如韓。主持好在培元氣、廣廈人來箇箇歡。

次韻觀諸國公使覲見

初封俺答一稱觴、告廟猶堪慰肅皇。今日苦無張叔大、將才宜有戚南塘。

次韻新舊二首

羨煞林宗折角巾、眼前鉤黨禍方新。諸君激烈胡爲者、不道明夷卻是仁。
舉目山河淚滿巾、新亭亭上客愁新。歸來還是清談去、不見當年周伯仁。

次韻臥佛松

夢裏瞿曇劫後松、濤聲清怨入雲重。亭亭日色空潭寂、可有高禪制毒龍。

次韻國子監拜熙文貞王文敏兩祭酒遂觀石鼓

地堂堂氣若生、明倫堂上兩人明。更看十鼓縱橫立、型典居然見老成。

次韻歌曲

稼軒何事聽琵琶、推手含情事已差。羽旆緣階文駟至、無人能道魯東家。

次韻李文正故宅

被髮翩然下大荒、風裁嶽嶽氣堂堂。宋家若許留司馬、元祐何因至靖康。

次韻過琉璃廠

歐家集古趙家金、李氏牙籤萬軸森。幸未主人庚子去、不然拋作火珠林。
(庚子之亂廠買以

金子洋兵得免於禍)

次韻留滯都下日久頗有酬唱

王孫一去草萋萋、塵滿圓橋曲沼夷。興起懷賢天有意、留公與作八哀詩。

次韻拜寶竹坡墓二首

寶劍神交仰古風、人間鵬鷁僅從容。昭昭象緯臨天闕、又是招提一覺鐘。
暗漠浮雲慘不光、飛龍象去何方。脩門正有招魂些、幕勺天漿實觴。

次韻弔富翰林壽一首

鷓鴣聲多掩淚聽、風花撩亂樹冥冥。信陵抵死還須醉、可以江潭一樣醒。

次韻高梁橋

柳陰巾路水平堤、西直門前西苑西。燈火早朝車不斷、馬頭殘月一城雞。

次韻城坊

靡靡悠悠行邁詩、憂心那得彼蒼知。皇家後患懲辛螫、相國高文擅色絲。

次韻八月初一德音明年萬壽不許鋪張臣工惟在盡職毋庸報捐廉俸欽悚恭紀

回首飄蓬熱肺肝、漫將衰鬢齒朝官。但祈袞職都無闕、久薄韓非著說難。

蟠桃花實幾千春、樂府家家譜壽人。野老但歌調玉燭、青泥坊底煮秋芹。

次韻廣雅游陶然亭

城角飛雪入望遙、葦枝分綠上車腰。野塘樹合聞蟬聒、荒寺人稀覺犬驕。歷選酒材尋社甕、偶評茶具說官寮。此間舊是舟行處、南接鷹臺七十橋。

琴外調考證

馮水

琴譜每有正調外調之說、自遠堂琴譜、雖闢其不經、然不免仍囿于律呂正義、分陽律陰呂爲二之見。要之所謂正外調者、實卽旋宮轉調、緊慢各絃而已。徒立新名、不能深悉旋宮之義、雖名目繁冗、于律呂固無以發明、於操縵亦無所裨益。爰按自遠堂所列各目之次序、遂調以律呂旋宮之義證之、自見其合與不合。庶使研求斯道者、知仍不出五絃各自爲宮之諦、

固不必矜奇立異也。其調凡三十七。

慢宮慢一三六絃各一徽

以一絃爲黃鐘宮考之、爲林鐘均、以三絃爲宮考之、爲太簇均、皆以四絃立宮者。

慢商慢二絃一徽

以一絃爲黃鐘宮、三絃爲黃鐘宮考之、皆不合律。但似就一絃爲宮、二絃爲商者慢之、故名爲慢商。然二絃慢一徽、應合大呂、而大呂所用五律、爲大夾仲夷無、則五絃皆須緊慢方可。且有須緊慢二徽者、琴中緊慢二徽者甚少、於絃亦不宜。

慢角慢五絃一徽

似就三絃爲黃鐘宮、以五絃爲角、慢五故名慢角、亦如慢商之命名。五絃慢一徽、爲夾鐘、所用五律、爲夾仲林無黃、五絃慢一徽、其餘四絃、則須皆慢二徽也。

慢羽慢五絃一徽

此又就一絃爲黃鐘宮、五絃爲羽者、慢一徽故名慢羽、與前慢角等相同。不過一爲三絃立宮、一爲一絃立宮。此就一絃立宮、慢五絃之羽音、應合夷則均、所得五律、爲夷無黃夾仲、五絃中、除五絃一絃慢一徽、其餘四絃皆須慢二徽也。琴之轉絃換調、無五絃中、皆須轉動者。

清商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以一絃爲黃鐘宮考之、爲夾鐘均、以三絃爲黃鐘宮考之、爲無射均、皆以一絃爲宮者。惟緊二五七絃各一徽、即等於慢一三四六各一徽。如按慢一三四六者、考之、則又爲太簇均。姜白石所謂側商者、即以太簇立宮也。此緊二五七絃、謂之清商者、蓋以其調高於側商、故謂之清。今人未見宋譜、故以爲外調、且琴絃之配律呂、祇能合於旋宮、即爲不

謬、本不能求合於管聲也。但如慢角慢羽二調、實無此緊慢法也。

清角緊三絃慢一六絃各一徽、一作緊五絃二徽、慢六絃一徽

此調考之律呂、二式皆不相合、緊五絃二徽、較角音高二律、亦不得謂之清角。且琴之旋宮、多緊慢一徽者、似無緊二徽之理、以緊二徽、則高一音也。考一絃爲黃鐘宮、五絃當爲南呂、若緊二徽則爲應鐘、一絃慢一徽、亦爲應鐘。乃取五絃與一絃相應、只圖彈時聲合、與律呂則不合也。若按緊三絃慢一六絃之法、則一絃爲黃鐘宮、慢一絃爲應鐘、緊三絃爲蕤賓、三絃爲黃鐘宮、慢一絃爲蕤賓、緊三絃爲大呂、與律更不相合。若不緊三絃、而慢三絃、庶可合於一絃爲宮之林鐘均、三絃爲宮之太簇均、又皆以四絃爲宮者、與角亦不相涉也。

清徵緊四絃慢五絃各一徽

此亦不合律呂。四緊五慢、同爲一音、若言旋宮、斷無一調之中而有重音之理、不同六七兩絃、等於一二兩絃也。當亦是取兩絃相應之義、只便於彈、而於律則相悖也。

清羽緊二四絃各一徽

此調如再緊五絃一徽、庶合三絃爲黃鐘宮之無射均。若緊二四兩絃、則於律呂不合、倘取二絃小間按散相應、而曲中亦不能專彈二四兩絃也。若以一絃爲黃鐘宮言、益無所合、於羽音、更不知何涉。

黃鐘緊五絃慢一絃各一徽

此亦不能明何以命爲黃鐘之義。若取一五同音、而音實不同、若三絃爲黃鐘宮言、緊五爲仲呂、一慢爲蕤賓、一絃爲黃鐘宮言、緊五爲無射、一慢爲應鐘、卽照一絃爲宮、亦須一絃慢二徽、方與五絃同音同律也。蕭杏莊譜、復古與黃鐘同、皆慢一緊五。云係不用少宮

少商、以五絃爲黃鐘宮、以不用少宮少商、故謂之復古。至所謂少宮少商者、當指六七二絃也。若以五絃定爲黃鐘宮、則所用五律、仍爲黃太姑林南、五緊爲大呂、一慢亦爲大呂、故云取一五同音者、或當指此也。但此一五二絃、一緊一慢、則實爲大呂而非黃鐘、不知名黃鐘者何義。

姑洗同清商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此調卽同于清商之緊各絃、而又名姑洗、是以三絃原爲黃鐘宮者、又轉以五絃立宮也。但緊五絃一徽、則爲仲呂、便非姑洗、似應名仲呂也。且二七絃、亦各緊一徽、又與仲呂一宮、所用之律不合。案仲呂立宮、所用五律、爲仲林南黃太、若緊二絃一徽、則爲夷則、而非南呂矣、仲呂均所無也。至七絃之緊、蓋專取與二絃同音、與姑洗之名亦無義可合、或係以五絃原爲姑洗、緊一徽而立宮、遂名姑洗、但二七二絃之緊、則不解也。非若清商、因二五七之緊、卽等于一三四六之慢者、或以二絃原爲太簇、而緊之、乃強命名爲清商也。

蕤賓緊五絃一徽

此卽以一絃爲黃鐘宮、轉爲無射均、三絃爲黃鐘宮、轉爲仲呂均、皆五絃爲宮者。其名爲蕤賓、因三絃爲宮、五絃爲角、角高一音、當爲變徵、故謂之蕤賓調。抑知琴緊一徽只高一律、非高一音、若高一音、當緊二徽也、此皆不明律呂旋宮之義。以余言之、此調應名爲變徵調。因以三絃爲宮、五絃爲角、角高一律、爲仲呂、或古人以仲呂爲變徵、而非蕤賓也。余之變徵定位考、曾言古之變徵、當爲仲呂也。

無射緊二五絃各一徽

此合一絃爲黃鐘宮之夾鐘均、三絃爲黃鐘宮之無射均、乃就三絃爲黃鐘宮者、緊二五絃而

轉爲無射均者也。于旋宮轉調、皆可相合、何以亦命之爲外調。足見言琴者、多按譜尋聲、求其深明律呂者、不數見也。

大呂同黃鐘緊五絃慢一絃各一徽

此調云同黃鐘、亦緊五慢一、而又名之大呂、不知其命名之義。今以一絃爲宮言之、慢一絃一徽爲應鐘、緊五絃爲無射、若就應鐘立宮爲應大夾蕤夷五律、無射立宮、爲無黃大仲林五律。若三絃爲宮、一慢爲蕤賓、五緊爲仲呂、所用之律一爲蕤夷無大夾、一爲仲林南黃太、皆與大呂無涉。不知何以既名爲黃鐘、而又名爲大呂也。若專爲一五同音言、必係一二調中、有按彈散彈取同之處、然不能以律呂名調。

夾太同清商緊二五七絃各一徽

按此調、既云同清商、而緊絃無異、又何必另立名義。設以清商言之、實卽夾鐘均也。今復立夾鐘之名者、或係以慢二四六爲太簇宮、此緊二五七者、爲夾鐘宮也。蓋沿律呂分陰陽之說、太簇爲濁、夾鐘自爲清矣。不知古人本陽律陰呂互用、非同清聖祖據六律六同之文、而強分之也。

無射商絃同黃鐘音律不同

此調卽云與黃鐘絃同、當是緊五慢一、而又云音律不同、揣其意、當係所取之立宮相同、而取調則異也。且所謂黃鐘者、既已不能合於律呂、而五緊尙可牽強無射爲宮、今既云無射商、則無法強合矣。若以無射爲商、則當係夷則立宮、而無射爲商。此云無射商、或仍無射爲宮、而爲此無射宮中之商調、故所謂音律不同也。但轉調與旋宮不同、祇能云音調不同、不能謂音律不同、以無射立宮、所取之律未動、祇由本宮而轉調耳。

應鐘羽同黃鐘慢二絃半徽又慢一絃半徽

此調既云同黃鐘、而又慢二絃半徽、已與緊五不同、何得謂之同黃鐘也。且二絃在一絃爲宮言、則爲太蔟商、三絃爲宮言、則爲南呂羽。假令慢一徽、亦或爲大呂、或爲無射、一絃慢一徽在一絃爲宮、黃鐘當是應鐘、三絃爲黃鐘宮、一絃當是蕤賓。若就應鐘爲羽言、則是太蔟立宮應鐘方居羽位、若言應鐘立宮爲本宮之調、亦與二絃無關。況琴慢一徽方爲一律、慢半徽既無此律、亦無是音也。

古無射同黃鐘

此調迨前無射商之別稱。

金羽同清羽 一作同蕤賓

此調一作同蕤賓者、必係取一絃爲黃鐘宮、五絃爲羽、緊之故名爲羽。但一絃爲宮、五絃爲南呂、緊之爲無射、名金羽恐又係沿律呂分陰陽之說也。至緊同清羽、緊二四兩絃、與律不能相合、亦如清羽也。

側羽同黃鐘緊七一徽 一作同清商

此調言同黃鐘、緊五慢一、又緊七絃一徽、實即三絃爲宮之無射均、用七絃而避二絃者、一絃爲宮之夾鐘均、亦用七絃避二絃者。至一絃之慢、則不明其用意、或因名爲側羽、必用黃鐘均之二變、方合、遂慢一以就之。以一絃爲黃鐘、慢之爲應鐘、三絃爲黃鐘宮、一絃爲林鐘慢之成蕤賓。至云與清商同者、則不解其緊絃之義也。

楚商同無射緊二五絃各一徽

此調既云同無射、何以更名之爲楚商、殆以二絃本爲商位、又緊之所以名商。至楚字應作何解、則不了然、或因地而言也。

側楚緊七一徽 一作緊七絃慢二絃各一徽

此調緊七絃一徽、如按三絃爲宮言、則七絃爲羽位、在律當是南呂、緊一徽則爲無射、若無射爲宮、應用無黃太仲林五律、恰合無射一均。但五絃不緊、不能應仲呂、是祇四音相合也。且律中亦無黃鐘均中之二變、亦無側之可言、不知所謂側者何指。若按一絃爲宮言、二七同聲、緊七亦當緊二、緊二絃則爲夾鐘、依夾鐘立宮、五律爲夾仲林無黃五絃本合南呂、必緊之方爲無射、亦祇四聲相合、而五律之中、亦無黃鐘均之二變也。至云一作緊七慢二、各一徽、二七已不同聲、又何能相合、更無論其協律矣。前之楚商雖誤以無射均、認爲夾鐘、尙有可說也。

側蜀緊三絃一徽一作慢一絃一徽

緊三絃一徽者、以一絃爲黃鐘言、三絃本爲仲呂、再緊之則爲蕤賓、如慢一絃一徽、則爲應鐘。以三絃爲黃鐘宮言。緊三絃一徽爲大呂、慢一絃一徽爲蕤賓。二式如一絃爲宮、或緊三或慢一、皆用黃鐘均之二變、所謂側者或即本姜白石側商之用意。然彼則合律、此則皆不合律也。

蜀側五九十應七 十四應六 十五應五 十八應四 十六應二

按所云五九十應七者、自當是上者爲徽、下者爲絃、觀十六應二一、即可知。惟一二四五六七、六絃皆有應、必某徽應某絃也、但萬無六絃皆有變動之理。且其中獨無三絃、是必以三絃爲宮、而應於各絃也。今特考各徽所應以明之、按三絃爲宮、六七兩絃爲徵羽、四五爲商角、一二亦爲徵羽比於六七。今先以六七爲徵羽言、散彈爲徵爲羽、按彈六絃則徵絃徽外爲羽、七絃羽按彈則徽內爲宮、十徽羽位爲宮、九徽爲商、五徽亦爲商、與三絃爲宮者、不知其何所應也。或調中有與其相應者、然不能句句如斯也、其爲外調、不經可知。

吳調緊五七絃各一徽 一作緊五絃慢二絃各一徽

此合於一絃爲宮之夾鐘均。但係以七絃爲宮、而避二絃者、又合於三絃爲宮之無射均、亦以七絃爲宮避二絃者、一作緊五慢二、則不合律。

琴調慢一絃二徽 一作同慢商

琴之旋宮、慢二徽則高一聲、必不能合轉調之理。

清調同吳調

三清慢一三絃各一徽 一作慢二二三絃各一徽

此合於一絃爲宮之林鐘均、又合於三絃爲宮之太簇均、皆以四絃爲宮者。其不言六絃者、或避而不用、或一絃已慢、六絃自應隨之亦慢也。一作慢二二三絃各一徽、則不合律也。

玉清緊七慢四各一徽

此調若祇緊七而不慢四、合于一絃爲黃鐘宮之無射均。但即以一絃爲宮、七六兩絃比於一二、又無緊七之理、可見其不合律也。

碧玉緊三五七絃各一徽 一作同慢角

此調如只緊五七絃、則合於一絃爲宮之夾鐘均、三絃爲宮之無射均、若三絃亦緊、則不合矣。

離憂同應鐘羽

無媒慢三六絃各一徽 一作緊二六絃各一徽

此合於一絃爲宮之林鐘均、三絃爲宮之太簇均、皆以四絃爲宮、避二絃者、一作緊二六絃、則不合律。

泉鳴鑿七絃慢一四絃各一徽 一作同慢宮 一作慢七絃一徽 一作慢二、三、六絃各一徽

此調雖有四式、而無一式合於律呂、此真所謂外調也。

義和緊五七絃慢一絃各一徽 一作同三清

緊五七絃慢一絃、似合於一絃為宮之夾鐘均、三絃為宮之無射均、然與一絃之緊慢無關、不解其慢一之義。

淒涼同無射

復古洞黃鐘

上間絃緊五二徽

不合律

下間絃緊五絃慢二四絃各一徽

不合律

爾雅歲陽歲陰攷釋輯存

馮汝琪

爾雅歲陽歲陰、(依臧氏爾雅注補云、古本尙有歲陰二字、蓋以十干為歲陽、十二支為歲陰也。)明葉秉敬有解、觀類道人有考、輯而存之、以備遺忘。

太歲在甲曰闕逢

史記律書作焉逢。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

在乙曰旃蒙

律書作端蒙。萬物遏蒙甲而出。

在丙曰柔兆

律書作游兆、徐廣曰一作游桃。生枝布葉

在丁曰強圉

律書作彊梧。萬物剛盛。

在戊曰著雍

律書戊作徒維、屠作徒。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

在己曰屠維

律書作祝犁、戊作徒維、與爾雅異。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

在庚曰上章

律書作商橫。陰氣上升、萬物畢生

在辛曰重光

律書作昭陽。萬物就成、熟其煌煌。

在壬曰玄默

律書作橫艾。歲終包任萬物。

在癸曰昭陽

律書作尙章。陽氣始萌、萬物合生。

按律書癸作尙章、辛作昭陽、亦與爾雅異。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離騷云攝提不言格者、省文。格起萬物、承陽而起。

在卯曰單闕

孫炎本作蟬焉。占經引孫炎蟬作殫。單盡闕止、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

在辰曰執徐

封龍山碑作執徐。執螿徐舒、伏螿之物散舒而出。

在巳曰大荒落

律書作大芒落、天官書作大荒駱。費鳳碑歲徂於大荒、不言落者省文。荒大也、落落大布貌。

在午曰敦牂

敦盛牂壯。

在未曰協洽

律書作叶洽、童子逢盛碑協給。協和洽合、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在申曰涒灘

釋文作涒灘。孔廟禮器碑作涒歎。涒大灘循、萬物皆循其精氣。

在酉曰作噩

律書作作鄂。索隱引李巡云、作罌漢書天文志作作詒。作噩零落也。

在戌曰闌茂

淮南作掩茂。律書作遏茂。闌蔽茂冒、萬物皆蔽冒也。

在亥曰大淵獻

淵藏、獻迎也。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

在子曰困敦

說文敘作困頓。困混敦沌、陽氣混沌、萬物芽蘖。

在丑曰赤奮若

律書作訥漢。赤陽色、奮起若順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

哲孟雄志略序

石榮璋

大鈞塊比、人類衆矣。昊緯亭毒、輿地廣矣。嘗考吾國史鑑、四夷環列、庶彙繁生、其名稱之蕃、種族之雜、固非趙汝适所能詳、圖理琛所能紀。歷代賢聖之君、撫馭八荒、聲教遠訖、務使圓顛方趾之倫、同游化宇、共樂堯天。嗚呼、何其盛也。予幼時涉獵羣書、每見異邦外族風俗土宜、因地而異、興焉亡焉、合焉分焉、至易代而後、求其國故、索其遺跡、則多瞠目搖舌而不知所對、尙何史志之可言耶。自丁世述、怵於變亂之日紛。每欲身歷寶區、考查列邦情狀、而有志未逮。徒於故籍中蒐求一二遺事、以資記載、亦隘矣。西藏印度之間、中有小邦三、尤以哲孟雄爲最。其立國始於何年、無從考證。然每歲到藏進謁達賴寺廟、載在經典、固一西藏之附庸國也。乃爲廓爾喀所兼併、英吉利所征服、竟降爲英之保護國。予不揣固陋、以哲孟雄經過故實、裒輯成篇、名曰哲孟雄志略、以貢國人、研究邊務者之一助。第以見聞不廣、所載不詳爲憾。或謂渤海建國垂三百年、文物制度盛極一時、而唐晏所撰之渤海國志、亦僅寥寥二萬言、況爲哲孟雄之遐荒僻陋者哉。若非子之撰述、國人早已善忘矣、奚以多爲。己卯五月陽新石榮璋序於北京蓉城仙館

哲孟雄志略卷一

紀年

乾隆四十八年、廓爾喀侵占哲孟雄營官寨等處。

哲孟雄之營官寨並喇嘛廟、及其餘各寨落、俱被廓爾喀侵占。哲孟雄只賸日尼杵及崗多二處、爲國王棲身之地（衛藏通志）

乾隆五十三年、西藏達賴喇嘛以日納宗地予哲孟雄。

哲孟雄受逼於廓爾喀、達賴喇嘛因哲孟雄恭順修好、以日納宗地給予之、以雅拉支木兩山爲界。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廓爾喀進擾藏邊、大將軍福康安檄諭哲孟雄部長派兵協剿。

哲孟雄國小兵弱本不足恃、福康安檄諭各小國協剿、原欲稍分廓爾喀兵力。旋據哲孟雄部長覆稱天氣炎熱、兵力單弱、不克進攻而止。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帕克哩營官收復哲孟雄宗木地方。

三月初三日諭、據福康安奏帕克哩營官率領番衆將哲孟雄宗木收復、福康安俱優加獎賞等語。營官番目等能將遠年被占之地方、大半收復、尙屬奮勇。著福康安傳旨再行酌量賞賚。並曉諭營官番目等、大皇帝聞知爾等打仗奮勇、奪回被占之地、特加恩賞、俾伊等益加感奮、勉圖報效也。欽此（衛藏通志）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哲孟雄部落稟請添兵討賞、駐藏大臣和琳駁之。

六月十九日和琳奏哲孟雄因聞大兵深入、稟稱春間收復之各寨落、現今拏卡把守賊人亦復相拒。若欲進兵、祈請多派兵丁糴糶賞需前來等語。臣隨與達賴喇嘛商議、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竟無主見、惟聽臣定奪。臣想福康安未曾深入之先、曾檄調該處及布魯克巴進兵以分其勢。彼時皆以不服水土爲辭、退守邊界。今哲孟雄稟請添兵討要賞項、其無能貪得之意已可概見。況大兵連獲勝仗、探聞已距陽布不遠、賊匪喪膽、勢如破竹、當亦不藉此項兵力牽制賊勢。且需添派官相助、不但官兵不能另有分撥、與其多添一路、不如併力直

擣賊巢。臣隨酌量賞彼處頭人銀牌緞匹茶葉等項、諭令嚴兵堅守、所得寨落、勿得輕進。並探聽陽布危急、賊人必然驚慌失措。那時再當鼓勇立前、可獲利益等諭等因。奉上諭和琳奏據哲孟雄稟請添兵討賞、其無能貪得已可概見、隨酌賞彼處頭人銀牌緞正茶葉等項、諭令堅守寨落等語。大兵連獲勝戰、賊匪喪膽、已不藉哲孟雄兵力牽制賊勢。且官兵若有多餘、正可併力直擣賊巢、何值轉與哲孟雄添助之理。和琳所見正當、此顯係該部落意存觀望、以此試探、如官兵蕩平賊竟、伊即可以居功、否則藉口兵少、預爲推諉地步。今哲孟雄已經和琳嚴辭飭諭、此等伎倆、不特哲孟雄爲然、想各該部落亦俱不免。著傳諭福康安等、如該部落有似哲孟雄之請兵討賞者、福康安等亦當照和琳所辦嚴辭拒絕、酌賞緞正茶葉等物。仍諭以現在大兵乘勢剿賊、賊匪聞風膽落、無難一鼓殲擒、原不藉爾等之力。如爾等自揣兵力不敷、只須各守邊界、分路堵截。遇有賊匪逃至爾境者、即行擒獻、即爾之功。將來蕩平賊境、仍當將爾等被廓爾喀侵占土地給還爾等、必不因爾等未曾出兵助勦、不給爾地、爾等惟當嚴密堵禦、靜候天朝將廓爾喀土地給還分賞。更不得以非爾舊有土地、稍事爭侵。如此嚴行飭諭、庶可以杜其觀望試探之心。而伊等知有得地利益、亦必出力堵禦、實爲兩便。至和琳辦理此事、得中窾要、著賞給玉般指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以示獎勵。欽此（衛藏通志）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駐藏大臣和琳等奏哲孟雄稟請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予以駁斥。和琳成德奏曰哲孟雄作木朗二部落、在藏邊界外、不過每年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通問書信、不聽藏中調遣。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去歲經福康安檄令協勦、又復藉稱天熱、畏懦不前。迨聞廓爾喀歸順、復思藉天朝威勢、請斷還六輩達賴喇嘛所定舊界、並請添設番兵。由商上給予錢糧、代爲守禦。經福康安及臣和琳等窺其情僞、將懦弱無能貪得便宜

隱衷、逐一指駁。一面檄諭令廓爾喀約束手下人、毋許欺凌弱小。一面將邊外極邊小部落、即可置之不問等情。具奏奉到硃批、所議皆妥、知道了欽此。又旁批、可惡之見不可從、欽此。自去年至今一年有餘、該二部落自知理短辭曲、未敢復來懇乞。查廓爾喀王公叔姪自歸化以來、諸事稟命而行、實爲小心恭順。昨於六月初特遣頭人哈斯達爾薩野等至界、稱有面稟事件。據聶拉木營官稟報前來、臣等因發給路票、差人護送到藏。據哈斯達爾薩野等將其國王請安稟帖、及土儀鎗刀各一件呈遞稟稱該國王及其叔巴都爾薩野凜遵大皇帝諭旨、並將軍大人們教導、愛惜百姓、和睦鄰封、從未多滋事端。惟作木朗哲孟雄二部落之人、素來不安本分、往往造言生事。誠恐他們在大人們面前架說是非、又爭地界、那時大人聽信一面之辭、小的國王就擔不是。所以差小的等前來回明。哲孟雄營官寨並喇嘛廟、及其餘各寨落、俱被我們占了、已有十年。現在哲孟雄只賸了日尼杵及崗多二處、我們現係天朝子民、固不敢妄自動兵、亦不肯令其覆滅。目下皆係各守境土、又作木朗亦係廓爾喀占了多年、只賸該部長之叔蘇班色一名、本係壞人、現在聞他往各部落借兵。希圖恢復。各部落皆未曾幫助、我們亦未窮追、誠恐蘇班色造言、言告小的國王、求大人們都不要聽他的話。並請差官定立交界等語。臣久知哲孟雄作木朗二處並非藏屬、爲廓爾喀侵占已久、且該處番民窮苦、貪占便宜、較唐古忒爲尤甚。隨傳噶布倫等詳細查問、委係被廓爾喀侵占已有十年、噶布倫所知情形、亦與哈斯達爾所說無異、是該二部落與藏中毫無關涉。而噶布倫及無知僧人轉稱此二處雖不屬藏內管理、向來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廟宇俱是經典上有的。今廓爾喀畏懼天朝、既來請示、求大人趁此機會、仍照六輩喇嘛所定地界剖斷、豈不兩便等語。臣等因唐古忒人本糊塗貪得便宜、不知事理輕重、固不值深加責備。當即告以該二部落既係經典上有的、當初廓爾喀侵占之時、你們不去幫助。今廓爾

喀既已恭順天朝、即屬大皇帝臣民、與唐古忒一樣。況該國王侵占哲孟雄作木朗地方、在歸順天朝以前、本欽差焉有不爲屬國、反斷還不屬藏內管轄部落之理。反覆窮詰、俱各俯首。臣等公同商酌、廓爾喀恭順小心、既來請示、固不可令其欺凌弱小、亦不值代爲分定疆界、自當遵照前奏置之不問。隨於次日傳集哈斯達爾等面諭、哲孟雄作木朗二部落雖非藏內統轄、究屬與達賴班禪二喇嘛從前相好、既稱爾國侵占已有十餘年之久、本欽差斷不肯仍然令爾退還。但哲孟雄現在僅有日尼杵崗多二處棲身、作木朗亦僅有蘇班色一人、爾等當體大皇帝好生之心、不可過於追迫。各安本分、歸告爾王、總以凜遵大皇帝諭旨和睦鄰封愛惜百姓、方不負大皇帝成全爾國至意。至於邊外地方、本欽差亦不值差官代定交界、當據哈斯達爾伏地叩頭、感激悅服之情、形於顏色。臣等隨酌量賞與盤費、派員護送起行。並與拉特納巴都爾緞錦等件、以爲酬答。一面嚴飭各邊界頭人、亦不得容留該部落之人、致滋事端也。等因具奏、奉硃批所辦理得好、欽此。(衛藏通志)

嘉慶十九年、廓爾喀人假道哲孟雄進攻印度。

廓爾喀人道出哲境、脅之曰將吞併喜馬拉雅山上之各國。(華企雲西藏問題)

嘉慶二十二年、英軍割廓爾喀之台菜及麼蘭兩地與哲孟雄。

英軍在哲孟雄境內擊退廓爾喀軍割其台菜及麼蘭兩地與哲孟雄以結歡哲人更與之約曰哲孟雄有事之時英軍必爲之防護

榮璋按此爲英哲交涉之始初與哲交即以他國土地與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吁可畏哉道光四年、駐藏大臣松廷宣示、前奉諭旨限制哲人入藏。

哲孟雄者、唐古忒之屏藩也。自福康安奏明畫分邊界、哲人不能自由入藏。而夏秋之間、該部落因地方炎熱、仍准其來卓木曲批避暑。于七輩喇嘛時、曾將唐古特界內卓木曲批迤

西奪札之莊田賞給、作爲養贍。歷年自行徵收錢糧青稞、卓木之民常至哲孟雄往來貿易。其部長之妻亦唐古特人、常遣人赴廓爾喀部長住所、距藏僅十一站。至卓木曲批避暑處在帕克哩以外與藏僅隔一山、不三站設有鄂博、並無要隘、相安無事者有年。自不准赴藏、而始有請求給地之奏、反請賞卓木雅納綽之民不得有請賞給帕克哩營官之缺。前藏商上向與後藏商卓特巴齟齬、時噶勒丹錫勒圖蔭瑪第巴克什尤爲貪姦、不公不法。凡後藏代其陳請者、輒責其貪鄙無知。文幹等飭噶卜倫嚴斥、謂無妄求管理藏地所屬職官民人之理。並定八年來藏一次之限。廷臣不知詳情允之、文幹等僅行文藏內文武嚴查、而不敢譯旨欽尊。蓋恐一經宣布、部長必有理申明也。而其部長每歲瀆請赴藏熬茶、及入藏避暑如故。至是松廷始將前奉諭旨專札明示、並隨時嚴行駁斥。(清史稿)

道光五年、班禪額爾德尼代哲孟雄請准其入藏、暫居避暑。

班禪據報詳情、謂哲孟雄部長楚普郎結訴稱、自不准赴界、上年人民病斃者一千有餘。再達賴坐牀已逾數年、各部落俱得赴藏朝見、而舊日所屬之人、獨抱向隅、實無面目見其民、於是始准其暫居避暑、仍令帕克哩營官防範稽查。在當時文幹誤聽前藏一面之辭、不查實情、率行具奏。文幹等既知困難、有失字小之道、而猶遷就其詞、准其來藏熬茶一次。蓋以準噶爾視哲孟雄、而哲孟雄離心離德、甘爲印度屬地、至有捻都納之敗、而西藏之門戶洞開矣。(清史稿)

道光八年、哲孟雄與廓爾喀啓釁、英遣專員格蘭德前往調停。格蘭德竟建議大吉嶺地方可供英軍避暑之用、哲孟雄從其請。

道光十五年、哲孟雄割大吉嶺及毗連印度平原之山地與英。

割地後、約由英國政府歲酬以俸三百鎊、旋增至六百鎊、視哲王固有歲入已爲多矣。

道光二十九年、英割哲孟雄下部台萊全境、迫王逐相臣。

大吉嶺一曰獨吉嶺、藏印交通間惟一之捷徑也。自大吉嶺屬英以後、英國開闢茶園、不數年大爲興盛。哲王及僧官尙能與英人相安、惟相臣某時販哲人售與西藏貴族爲奴、英人索還不聽。至是年大吉嶺知事康普培赴黨倫謁哲王出任調停、而哲政府轉拘禁康普培四十二日。時有英人名孚嘉者、方游歷至哲、亦大受窘辱。英人憤其無理、遣兵問罪、因割哲之下部台萊全境、迫王逐相臣、且將王之歲俸停止數年、相臣即以仇英之詞慫恿哲王、英哲間之嫌隙益深矣。

咸豐十年、英將葛刺率遠征隊往據哲地、迫哲王爲城下盟。

英將迫哲王爲城下之盟、約曰一許英人任意通商、二保護遊歷外人、三改治道途、四與西藏謀互市之便。哲王爲勢所迫、一一從命。英復畀以歲俸一千二百鎊。此後無所爭議、願哲王終不快於英人、雖有通商築路之約、均置之不問。

光緒二年、哲孟雄布魯克巴兩部長以英人有窺藏意、稟請駐藏大臣嚴防、置弗理。

駐藏大臣對於哲部長之稟置之弗理、哲部長轉與英人漸昵、以捻納地方與英爲租界。藏人聞哲部長與英私結條約憤甚、屢議征伐。是年中國政府與英人訂煙台條約、准許英使入藏。其條文云、現因英國酌議、約於明年派員由中國京師啓行、前往徧歷甘肅青海一帶地方。或由內地四川等處入藏以抵印度、爲探訪路程之意。所有應發護照並知會各處地方大吏暨駐藏大臣公文、屆時當由總理衙門察酌情形、妥爲辦給。倘若所派之員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與西藏交界地方派員前往、俟中國接准英國大臣知會、即行文駐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員妥爲照料。並由總理衙門發給護照、以免阻礙。

光緒十一年、印度民政署書記官麥卡來（一譯作馬考烈）因印度貿易不振、請總理衙門發給護

照、由印度經哲孟雄至後藏、藏人歡迎之。

光緒十二年、麥卡來携學者多人赴藏、藏人驚恐。中國政府遂以緬甸主權與英、要求麥卡來停止赴藏。

麥卡來由後藏赴拉薩、帶領專門家多人沿途探採礦苗、藏人大驚、百端阻之。適逢緬甸事起、政府遂將緬甸主權讓與英國、要求禁阻麥卡來勿使前進、因將前次煙台條約內英人入藏一款作廢。復於六月二十二日、訂中英緬甸條約於北京。

哲孟雄國王移居西藏。

中英緬甸條約訂後、麥卡來中途折回、藏人以爲英人懼彼也、遂下鎖國之令絕英貿易、並勸哲王移居西藏、王應其召、去國者逾二年。英人勸哲王返國、謂不回國理政、則將停其歲俸、哲王不從、且貽書以辱之。

英修大吉嶺鐵路告成。

是路成則西藏門戶洞開、英之勢力侵入矣。

光緒十三年、藏人派兵入哲孟雄、設卡於龍洞。(一名隆吐)

藏人乘英不備、派兵入哲孟雄、設卡於龍洞、嚴陳兵備、以斷英人通商之路。英使向總署交涉、上諭駐藏大臣文碩令藏人撤卡、文碩奏稱龍洞實爲藏地、卡無可撤、並請備兵嚴防、嚴旨切責、罷文碩以升泰代之。

光緒十四年四月、英軍進擊藏軍於龍洞、藏軍敗績。

英軍擊藏軍於龍洞、藏軍大敗、被逐出境、英兵毀其卡。總署與英使議邊界通商、戒英軍毋進藏。而藏人據新圖以龍洞日納宗爲藏地、堅持不讓、文碩據以入告。而中旨謂向來西藏圖說、藏地與哲布分界處東西一線相齊、藏境中並無隆吐日納宗之名。今文碩寄來新圖

隆吐日納宗在藏南、突出一塊插入哲布兩界之內。而布藏分界之處、恰在捻納修路東西一線之北。新圖以黃色爲藏界、而日納宗營官寨之地、註明數十年前達賴喇嘛給與哲孟雄、現仍畫黃色、正與隆吐山相近、難保非藏人多畫此一段、飾稱現界也。並著升泰詳細確查、究竟隆吐屬哲屬藏、據實覆奏、毋得稍有捏飾。時樞廷以都察院劾文碩革職。而升泰初到任時、猶知藏人理直、奏稱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英人雖視爲保護境內、其實哲孟雄布魯克巴皆西藏藩屬、每屆年終、兩部長必與駐藏大臣呈遞賀稟、駐藏大臣厚加賞賚以撫綏之。在唐古特、則自達賴喇嘛以次均有額定禮物商上、亦回賞緞疋銀茶與兩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駐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繕、始行回覆。哲布兩部遇有爭訟、亦稟由藏酌派漢番辦理、此哲布爲藏地藩屬實在情形也。執政置弗理、藏人知文碩被議、不直中朝所爲、遂自動思復仇、諭升泰嚴止之。

六月、英軍復攻西藏之熱勒巴拉山、藏軍大敗、英軍遂追入春丕。

英軍復攻藏營、方開戰天大雨、昏霧沈冥、因收隊。藏人乃集兵祈禱於佛寺、誓於衆曰、凡我藏衆男女、誓不與英人共天地。有渝此盟、衆共殛之。於是集兵於帕克哩將痛擊英軍、斯時駐藏大臣升泰方受命抵藏、檢查乾隆五十三年舊檔內、有哲孟雄受逼於廓爾喀、達賴以日納宗地給哲孟雄、以雅拉支本兩山爲界等語。今哲孟雄私通英人、地應收回。升泰以此案示藏人、不許出戰、藏人不從。英軍進攻熱勒巴拉山、藏兵傷亡甚衆。英軍乘勝追入春丕、（一作徵畢登）印度政府令勿窮追、因奉有英政府命也。

八月英軍佔據哲孟雄全境、俘其部長土朵郎思、幽於噶倫紉置政務官監督哲孟雄國政。

時英外部告駐英中國使臣劉瑞芬、和平解決藏事。藏人謂英若據有哲地、則與英誓不兩立。英軍遂進佔哲孟雄全境、並俘其部長土朵郎思、拘禁於噶倫紉。置政務官監督哲孟雄

國政。復乘勝進攻藏軍於捻都納、藏兵敗績、咱利亞東朗熱諸隘均陷、藏軍萬餘盡潰。英軍長驅直進、追噶布倫於仁進崗、與駐藏大臣所遣止戰之武員守備蕭占先遇。占先豎漢字旗阻英軍、英軍止槍約相見、占先約勿窮追英軍官欲擊仁進崗民、居占先告以此爲中國領土。藏番違旨用兵、中國當嚴爲處置、請勿進兵、軍官諾之、要約速辦、乃退兵。藏兵既大敗失地、仍志在復仇、升泰屢嚴止之、不聽。藏人目漢官爲洋黨、屢欲暴動、終爲所懾而止。英軍官以天寒不能再緩、促升泰即至邊界議約。而藏衆以噶布倫中一二人主和、有壞黃教、羣議投之藏江。力要駐藏大臣代索回哲孟雄布魯克巴全境、否則傾衆一戰。藏軍復集大隊分備四路、升泰力阻之、仍百計諭藏僧、戒藏番毋妄動。乃馳赴邊界議約、時近寒人馬多凍斃、抵咱克哩隘外、藏兵尙有萬人駐仁進崗。升泰命撤退、藏官言大臣尙未與英官晤、未敢遽撤、乃退紮數十里。哲孟雄部長命其弟來謁言來見、爲英兵所阻。

十月駐藏大臣升泰與英武官保爾會於納蕩。

升泰與英武官保爾會於納蕩、英官言哲孟雄與英立約、已二十有七年矣、應歸英保護。今藏兵屢敗、我軍不難長驅直入、席卷全藏。以邦交故按兵靜候、並索藏賠償兵費。升泰言哲本藏屬、從前英哲立約、並未見印督照會、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擾、索費無名。英人又在布魯克巴及後藏干瀾修路、藏人又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漸就範。升泰屢要英撤兵、英不可、而藏衆已成軍之三大寺僧兵、及駐仁進崗之兵萬餘皆撤退。噶布倫及領袖僧官十餘、其他番官數十員、隨升泰至邊、皆駐仁進崗。不敢與英官晤。升泰以哲事未能即竣、大雪封山、運糧無所、亦退駐仁進崗。總署派英人赫政赴藏充通譯（卽總稅務司赫德之弟）哲部長既被囚於噶布倫縑、其母及子尙居春丕、英人假作部長書、取其二子赴噶倫縑、部長母不允、乃挈其兩孫至升泰營哭訴、並率所屬親族連名上稟、言英官當

年立約、不得過日喜曲河。哲孟雄租地與英、歲應納一萬二千元、英人倚其國勢、歲久不給。印藏構衅、復致殃及伊母子、親族實不願歸英、乞中朝作主、勿將哲境劃出版圖之外。然升泰無以援之也。英人又欲易置哲部長、升泰婉止之、赫政阻雪久不達。

藏哲舊界本在雅納支木兩山、其後商人往來之咱利爲新闢捷徑、西人稱熱勒巴勒嶺。升泰議於咱利山先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之界在日喜曲河、擬於約中注明。印哲立約在咸豐十一年、無案可稽、置勿論。

鹿巖小記

退翁

山前鬼王山後魔王、西山兩神僧也。鬼王和尚名超永字霽崙、林野奇禪師下、道庵行靜法嗣、住翠微東山聖感寺。魔王居天太山、堅苦修煉、拋木球山谷間而尋覓之、既得復拋、夜不知幾度、久之感魔爲接遞、一日坐化、龜於寺後、依期啓視、肉身不壞、髹而奉焉。其所摸拜、手足痕深入石理、至今猶存、碑稱燃燈古佛、究不知何名、寺僧謂是清世祖、豈其然乎、惟骨相權奇、實異人也。余題詩於壁曰、出家豈是尋常事、卓絕堪稱大丈夫。多事編流偏附會、帝王何物漫相污。僧讀之咋舌而去。

錫台山開屏列幃、星體端嚴、爲北京少祖、分支落脈、皆有結作、大覺最尊貴、次妙高、次大工、又次金仙、華池、駐蹕、其他枝蔓、結作尙多、奈人不肯費草鞋去尋覓、祇聽劣薄地師誘惑、舉父母兄弟體骨置諸當風受水之地、一誤再誤而不之覺者、大有人也、悲夫。

非有大過峽不結大地、千里萬里來龍、穿田度海不知凡幾、要須高著眼孔始得、雖有大地非其人不能用、不許用、時時皆有神靈掌護、古來賢師學通三才豈有不識大地、何不自葬、以

爲一家之利、蓋學高福薄自知甚明、遂不敢用、並不敢洩、以俟天命之有歸耳。

玉皇頂久爲滿洲人某所得、施於圓廣寺、置一僧守、高陽李二欲得之、乃以利餌守僧、署券售與、圓廣住持淨海執有施約、又於宛平縣曾稅契、遂興訟、三審終結、而難於執行、一夕崖石下墜、壓屋粉碎、李所遣者不敢居、仍爲僧有、山多柏、頗幽靜、石隙嫩泉可汲飲、壽安右嶺屏蔽之、與人境隔絕、修道人所宜居也。

碧雲寺紅豆樹、來自江南、枝幹偃蹇、百年外物、不常結子、偶憶成都崇義橋有此樹、高六丈、大十圍、亭亭如蓋、深秋結實無算、唐人詩云、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蜀人李其昌詩云、紅豆樹生紅豆枝、曠烟泣露晚秋時。纍纍結就相思子、知道年年却憶誰。堪以解頤。宋蘇子美云、吳中清茶野醞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卉、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北京所無渚茶蓴鱸菜、徒得虛名、昆明鱖鱖、何減鱸魚、余居此三十餘年、亦有終焉之志也。

成都文殊院、大殿柱皆紫石琢成、高數尋、二人抱不能合、見者驚其偉大、西山廟宇罕有倫比、不知何人所造、偶得王培荀聽雨樓隨筆、於綠陰敷坐展讀、云僧智圓貌偉岸、才略過人、談吐磊落、初從白蓮教、後悔悟、投軍得官、久之、棄去爲僧、文殊院爲省會古刹、僧衆二千指、田租不敷用、揭債二萬餘金、祠宇頹敗、智圓入院不數年債累悉清、更益田畝、寺中逐處修整、稱富饒、當道樂與往還、忽厭喧囂、於西門外自營草庵獨居、邈與世絕、人莫能測、文殊石柱當爲智圓所造、古來豪傑士、末路往往遁入空門、非是人無是願力也。山中種樹羊嚙即死、深澤王用臣斯陶說林云、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羊啖之必枯、諺曰、牛食似澆、羊食如燒、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故牛色蒼黃、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羊金畜、

金主殺伐、故羊肉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蓋生殺之氣致然、此亦穿鑿之論、疑牛羊齒之構造不同、羊齒必含射毒液、如蛇之咬、蜂之螫耳。

模楷皆木名、模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黑、色得其正也。楷生孔子墓上、幹枝陳而不屈、質得其正也。亦見斯陶說林、昔年无補老人爲覓楷子種之山中、後於上房山多見之、俗名油子茶、其子軋油可充食也。生深山窮谷中無人理會、產於聖地、遂被嘉名、物貴所託、豈不信哉。

徐文長有花煮茶法、用錫瓶置茗、雜花其中、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令乾、將此點茶、皆作花香、山中玫瑰最多、曉起風露未晞、摘以淪茗、香味尤鮮烈、文長之法可貯以待用、然茶貴新、久之則味損、況熏染耶。

釣魚台金源故蹟也、頗饒水木之勝、後爲農學院佔用、近年收回爲弢庵祠堂、終恐不能保也。洛陽名園都成瓦礫、近郊貴人園林、皆已易主。故余山中少建堂室、取堪容膝爲已足、張敬輿墳園、黃膺白亦主不多蓋屋、免爲軍隊部署之用、非無見地。

西山多古銀杏、最巨者、爲陽台山醇王墳、慈禧太后所伐者、倒地一段、中心已空、余嘗從其中逕行穿過、次則潭柘寺大覺寺、臥佛一株亦數百年物、廣慧庵東牆外者、雖合抱不實、秋老葉黃、人行其下如張金傘。王培荀鄉園憶舊錄云、莒州西小山上有一銀杏樹、自遠望見、歲收其實、官斛四十石、旁有廟碑、藏樹腹、有縫未合、伸臂至盡、乃得手摩、相傳先有此樹、後立州城、不知視陽台者何若、猶記史繩之先生云、洪澤湖某廟有一株、結實特大、諺曰、禹王問樹幾千年、則莒州者亦不足道、人不如物、信哉。

董漢蒼清峻、偕友李姓入山、李愛余書、云於圓明園租池養魚、願以魚換書、余許之、越日遣蒼頭籠魚至、凡四尾、皆巨如壯夫臂、畜之池、爲草書二紙、頗得意、羲之書換鵝、東坡

書換羊、余書換魚、繼美古風、差可慰也。

課藝選錄（第一次月課）

顏子簞食陋巷不改其樂曾點舞雩詠沂聖人所與與范文正後天下之樂而樂旨趣有無異同

范 歲

人情不能有憂而無樂、然樂在一己則其所樂者小、樂在天下則其所樂者大。苟惟圖一己之小樂、而不求天下之大樂、是亦衆人也已矣。曾何足與古聖賢之徒、相提而並論乎。昔范文正公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晚歲作岳陽樓記、（此記作於五十八歲見樓鑰撰文正年譜）即以此二語爲一篇之總結、而繼之曰微斯人吾誰與歸、其始終不變如是。顧夷考公之一生、當其讀書長白山僧舍斷葷畫粥、澹泊自甘。及去之南都、晝夜講誦、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刻苦益力、卒未嘗有戚戚容、以視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何多讓焉。厥後歷官各地、登山臨水、少長咸集、興之所至、輒相與發爲詠歌、（公嘗守桐廬蘇杭等郡皆有詩記遊）則又髣髴曾點舞雩詠沂之雅致也。由是觀之、公雖上憂其君、下憂其民、而及時行樂、亦安在其不同於二子乎。雖然、愚竊以爲同之中猶有異焉。何則、二子之樂、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也。孔子嘗言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又言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二子皆善學孔子、故孔子於回也則賢之於點也則與之。蓋以生當衰亂之世、與其進而無補於人、毋寧退而自全其天、其樂也、正其能識時也。而公則處國家全盛之日、君子滿朝、同心同德、大丈夫正宜出其身以擔當重任、使匹夫匹婦無一人不被其澤、志在同樂而不在獨樂、此其異乎二子者也。卒之位兼將相、功在蒼生、公之願已償矣、公之言已踐矣、宜若可以富貴自娛、優游以終老矣。當時洛陽名園甲於天下、公卿貴戚

開館而列第者、指不勝屈、子弟嘗乘間以爲請、公不可。（見言行錄）時又有欲爲公買裴晉公綠野堂者、亦婉詞以謝之。（見程氏遺書）是公有終身之憂、未嘗享一日之樂、此其尤異乎二子者、且夫二子亦未值其時耳、苟值其時、則二子之心、即公之心、後先同揆、若合符節、有可得而斷言者。昔孟子嘗以禹稷當平世與顏子當亂世並言、謂禹稷顏回同道、又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而其說孔子在陳、思魯狂士、則以曾皙諸賢實之。謂孔子不得中道而思其次、是亦顏子之流亞矣。故使二子居有爲之時、必將以與民偕樂爲職志、而不暇自適其適可知也。然則公與二子遭遇不同、而其心固無以異耳、夫豈圖一己之小樂、不求天下之大樂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哉。

讀儒行書後

范 戔

儒行一篇、爲孔子與魯哀公問答之言、漢唐諸儒舉無異說、至宋而始有疑其不類者。程伊川竟謂爲全無義理、如後世游士所爲誇大之說。張橫渠亦嘗訾議及之。謹案是篇之不能使人無疑者、惟在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一句、果如其說、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且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推是心也、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語本王伯厚及呂與叔）陳蘭甫乃別爲之說曰、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見東塾讀書記）此亦與上三句不可之詞意未合、故陳氏亦疑而不敢遽定也。雖然、因此一句而遂謂全篇皆出僞託則宋儒之武斷、寧足信耶。間嘗取是篇而反覆觀之、竊以爲所言儒之異十七條、各有善處。且文章爾雅、非戰國以後人所能爲、廬陵胡氏謂出於游夏門人、與荀卿書頗相類、信不誣也、而十七條中、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尤足爲後儒之模範。蓋士生斯世、必卓然有所建樹、不隨流俗爲轉移、然後以一身植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愧、此儒之第一要義也、乃自孔子既歿、儒分爲八、支離破碎、已不免予人以口實、至其後羣言淆亂、真

僞紛爭。而儒術益壞、孔子謂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此特就及身所親見者言之耳。庸詎知愈傳而愈失其真、如班氏所謂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者、（見漢書藝文志儒家）又非意料所能及乎。幸而是篇流傳千古、猶能使後人知儒之所以爲儒者、道固有在、非今之小儒賤儒、所得而竊其似焉。此其有功於世教爲何如哉。

三賢合論最易攪擾不清文能組織得宜斷制尤謹嚴是能多將兵者次議論有波瀾讀書得間故也續學之士一望而知

擬謝惠連雪賦

林翰

朔風凜烈、斗柄將寅。曠四野兮清景、迓長川兮層冰。靚繁雲之一色、正寒氣之初升。梁王乃置旨酒、召嘉賓。偕鄰枚之侶、遊菟園之濱。俄而彤雲密布、飛雪紛綸。既霑灑於凌晨、復氤氳於向夕。心忽忽其不樂、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爰授簡於相如、曰、爲寡人賦之。相如離席而起、逡巡而對。曰臣聞雪者應期於玄冥、賦象於虹藏。質潔塵區、光瑩物表。每因地爲曲折、亦隨風爲送迎。玉屑霏霏、瓊絲縹緲。盈條拂樹、比鳳閣之花明。積素凝暉、恍瑤臺之月皎。耀銀燭於中宵、迷玉珂於清曉。光搖碧海、路擁藍關。大地頓平其坎窞、高峯旋失其孱顏。天際之玉虬盤舞、樓頭之銀鳳翩翻。此固雪景之不盡言也。其或短幅青衫、乘驢自若。天道黃昏、風情領略。動詩思於灞橋、羨襄陽之灑落。他如訪戴、乘興獨尋。有子猷之高曠、亟泛舟於山陰。或淪落於異域、苦牧羊之終年。雖節旄之盡落、仍鬻雪而吞氈。又或青閨夢斷、遊子心懸。阻羅浮之翠羽、滯江上之歸船。怯寒襟於夜半、馳愁思於遙天。亦有閣敞瓊英、堂開玉照。燃銅鑪之獸炭、薦金帳之羊羹。莫不眇瓊花而適意、摘瑤草以怡情也。今茲瑞雪、應兆年豐。樂我耄於禹甸、歌舉趾於邠風。驗陰陽之大順、欣遠近之皆同。相如賦旣畢、梁王聞之、灑然改顏、渙然悅懌。乃開芳樽、即瑤席、相與歌來

歲之豐穰、不知東方之既白。

顏子簞食陋巷不改其樂曾點舞雩詠沂聖人所與與范文正後天下之樂而樂旨趣有無異同

林翰

君子當龍潛勿用之時、樂先王之道、以德義自淑其身、不知其爲窮也。觀其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其氣象不亦遠哉。即其達也、不過本其所學、以德義淑人、兼善天下耳。置得失於兩忘、任窮通於所遇。世所謂窮、非君子所憂、所謂達亦非君子所喜。君子之樂、樂聖人之道、同聖人之志焉。故簞食亦樂、雩詠亦樂、後天下之樂亦樂、旨趣則一、均爲聖人之所與也。何以知其然、於曾點見之矣。當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欲得千乘之國而治之、謂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冉求雖不及百里、比及三軍亦可足民。赤則服玄端冠章甫、願爲小相。觀三子之才之志、豈不可嘉、然不爲夫子所與也。蓋皆有求用之心、舍己爲人之意、程子謂爲好高加人、游心於千里之外也。及問曾點、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而有雩沂之對。然則曾點之對、平淡無奇耳、聖人何歎焉。蓋其學有見乎人欲已盡、天理流行、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念。胸次藹然、乃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程子謂有堯舜氣象、豈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所得侔哉。夫聖人之心、在於老安少懷友信、使萬物各遂其所。顏子知之故有陋巷之安曾點知之而有舞雩之詠。范文正雖居數千載之後、其先憂後樂之言、即聖人對時育物之心。乃天理之流行、與顏曾後先同趣、亦宜爲夫子所與矣。故其達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功垂竹帛、名流簡冊、即本其所學而出之耳。三子者、同有見於聖人之道而樂之、窮達兩忘、旨趣豈有異者哉。

崔浩論

黃復

自來修史之人、直筆無避、非被天刑、卽遭人禍。大抵時當喪亂、國有權姦。肆暴力以相加、致含冤之莫白。未有擅著作之才、際明良之會、歡方同乎魚水、命遽訖於萋菲、如元魏崔伯深之甚者也。太武帝之興也、席明元之業、治善守成、戡涼夏之胡、功彰攘外。省獄訟則常矜黎庶、夷寺廟而不媚浮屠。固宜享歷祚者百年、緜嗣統於十世。予獨恠其處崔伯深爲失刑焉。夫君臣以恩禮相始終、刑罰以持平爲原本。是以委贄策名、事君重於其始。盤水加劍、有罪許以自裁。凡所以全臣體者、道固宜然也。伯深夙承庭誥、(父宏字玄伯少有雋才並擅書法元明帝甚加倚重)博識多聞。本忠孝之家風、爲朝廷之令器。其由博士祭酒游歷司徒、料劉裕之克敵、智善運籌。集國紀而成書、功勤載筆。中夜賜纒膠之酒、有味卿言。前席咨軍國之猷、時幸私第。(具見本傳)宜可長承恩眷、永沐寵榮。乃以鬼蜮之伺人、遽爲鴟鴞之取子。天何可問、史亦難言、誠所未喻者也。國紀之作、非成於崇朝。(元魏修國史創自太祖道武帝輟於太宗世祖太武帝神廡二年又詔集諸文人撰錄至太平真君中始續成前紀)秉筆之臣、詎止於一手。(尙書郎鄧淵創國紀未成嗣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浩及弟覽與焉最後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續爲前紀而浩爲之折中損益其書始成)果使暴揚國惡、其事非虛、亦當收翰諸臣、於情斯允。顧忍以深文周納之獄、獨加於最後潤飾之人、同罪異罰、此何說也。抑又聞之、作善降之百祥、天鑒匪遠。陰德蔭於後嗣、先典可徵。所以勉羣倫以行義、示報施之不爽也。如伯深者、以仁人之子、(浩父宏仕於明元時盜賊並起守宰不能禁帝欲發兵盡搜誅之宏曰王者臨天下以仁慈爲本請大肆赦以安民心赦而不改誅之未晚帝從之全活者數萬人)罹殞首之殃。身被惡名、史加詆斥。而且倉皇搜壁、室無漏網之丁。隱忍就刑、族盡覆巢之卵。雖舉國痛非其罪、而同列噤莫敢言。以視杜喬被收、楊匡

爲之號泣。李膺詣獄、景毅自請免官。直道無存、古人安在、此又何說也。或謂伯深身處偏朝、露才傲物。撰書刊石、近於沽名。其敗實由自取、固於太武無尤。而不知讒謗日積、言者原有必殺之心。愛憎靡常、太武蚤存墜淵之意。二者交迫、又將焉逃。先民有言、事不避難、罪不辭刑、臣之常也。(左傳魏絳語)得從先人以歸黃泉、求仁得仁、何怨之有。嗟乎、爲是說者、非特不察當日之勢、抑亦未知伯深之心者也。

論用駢體而有波瀾有斷制的是作才

擬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郭宗威

詔曰任官維賢以治民、忠信重祿以勸士、古之義也。朕入紹大業、深恐閭閻疾苦、有不得其所者。乃屢獲嘉祥、神爵翔集。殊賴有司羣吏、勤勞將事、宣揚教化。寧輯黎元、以膺天庥、而吏祿微薄、弗克自贍、保無侵漁百姓乎。朕實念之。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以資養廉。爾更其務潔已奉公、稱朕軫恤之意。

典雅

擬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張錫堂

詔曰朕聞王政之興、在於得人。俸糈之頒、所以養士。故吏必有仰事俯畜之資、而後能責以急公奉上之義。今天下熙熙、國無大役。太倉之粟、尙有盈餘。而小吏祿薄、常苦飢寒。其何以礪廉隅、勤王事哉。必且侵漁百姓妨害治理、甚非所以爲國也。及蹈刑網、與民俱敝、朕甚憫焉。夫承流宣化、吏於民最親。苟吏不廉平、朕雖獨與三三大臣端居廟堂、宵衣旰食。而欲以興教化、致太平難矣。自今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俾得激勵清操、壹意奉職、以稱朕意焉。

典雅有西京遺意

擬謝惠連雪賦

張修文

元律窮、朔風厲、寒日沉、密雲集。梁王不憚、菟園孤立。乃命設酒、召賓友。邀鄒翁、宴枚叟。相如後至、坐於客右。俄而霰粒凝、雪霰下。王迺歌陽春於楚謠、詠來思於周雅。賜筆於司馬大夫曰、啓爾錦心、抒爾妙吟。卽景寫情。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歛衣而起、整容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齊國、雪山峙於條枝。雲南訝見於五月、空桑積存於四時。曾參因梁山作操、穆滿以黃竹爲辭。兆豐年則盈尺爲瑞、獲玉馬則掘地稱奇。雪之時義大矣哉、試言其始。若乃斗指亥、日移房。晷影短、箭漏長。掃暖閣、零嚴霜。穹室薰鼠、墜戶滌場。氣逼繪纈、冰塞池塘。於是雲生遠岫、風掠荒郊。光沉茅屋、冷侵松梢。雜微雨而影亂、零密雪而絲交。其爲狀也、飄飄飛舞、飄飄迷離。似疏仍密、欲速還遲。霏微作態、搖曳生姿。初巡簷以宛轉、繼繞簾而紛披。旣纏綿於山坳、又迴旋於水湄。附牆茅以鬢鬣、罩巖松而鬢髭。睇原則萬頃鋪粉、瞻山則千峯凝脂。於是砌封玉屑、竹點銀斑。潔比皓鶴、素失白鷗。林際璀璨、樓頭爛爛。渾疑仙地、超出塵寰。若乃小鬟弄機、玉氣侵幔。儼然若仙客、乘槎到河漢。爾其銀屏燦爛、漏響丁東。悠然若帝子、聽曲廣寒宮。至夫冰玉晶瑩之質、瑪瑙輝煌之光。整斜縈迴之勢、飛散凝聚之狀。固紛繁而多樣、亦擬議而難詳。若乃申吟咏之情懷、列瓊瑛之儀仗。月當戶以空明、風觸簾而飄蕩。鏤龍甲之精英、疊鵝毛之清昶。埋荒徑之三三、度雲雁之兩兩。翫天際之蟾華、看庭前之瑤幌。飲雀舌之芳茶、聽更漏之清響。著蜉蝣之麻衣、披水晶之鶴氅。念余情其信芳、願同僚而共賞。鄒陽聞之、拊手稱譽。逸興遄飛、乃賡載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珪無玷兮玉無瑕、青娥爛兮天散花。乾坤清兮渾不夜、玉帳冷兮堆白沙。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金樽空兮翻舊醅、朱顏醉兮影徘徊。疑是今夜春風到、千樹萬樹梨花開。感中懷之脈脈、指素野之皑皑。君試看皎潔之白雪、豈道

染於塵埃。歌卒、王乃欣然怡悅、拍案稱絕。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曰、霜露清兮着地淪、梅花淡兮向簷巡。曷若茲雪、潔白堪珍。落溷穢而不污、掛松枝而尤新。污非我志、新乃吾身。乘風飛躍、相時屈伸。顏色端肅、節操清純。非關砥礪、自有天真。錚錚皎皎突兀嶙峋

饒有古趣

課藝選錄(第一次月課)

大學以修身爲本義

劉紹箕

大學經文一章、朱子以爲孔子之言。其八條目中揭其要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焉。可謂片言居要者矣。竊嘗引伸其義、而知先王之所以設教牖民垂訓後世者、雖開千萬世無以易其趨向也。大學者大人之學、指成人而言、而立學之地、入學之年、皆隱括其中。先王之世、於國都設成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及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周禮注謂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遊倅、即未仕者、學即大學、射即射宮是已。而趨向則以修身爲本、有確定不移之意。蓋未有趨向不定、而能底於有成者、大學之定此趨向、本諸學術上之所會歸、推諸治化之所從出。前聖創之、後聖因之、歷夏殷周而無以易、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人倫即修身之事也。修身之事、亦周禮所謂有道有德者。道爲才藝、德爲躬行、二者相較、德行爲本。蓋有才藝未必能躬行而能躬行自必有才藝。正學術之原、操風化之本、淑身即以淑世、成己方能成人、此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修身之在中庸也、則曰道立。修身之在

大學也、則曰爲本。本立道生、固人人所當勉、亦人人莫能外。修身以立道、中庸之教。可通天命之精。修身以入德、大學之功、實備明德之始。人同此身、身同此德、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孰不有身。而不知修身者、是不知有本也。夫修身者內而物格知致、而至意誠心正、外而家齊國治、推而至於天下平也。以此身爲操存之身、則格致爲誠意之本、誠意爲正心之本、以此身爲推暨之本、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修身者善推其所爲而已。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無論身爲天子、身爲庶人、同此身同此修、亦即同此本。修身不以勢位而殊、不以尊卑而別、所以豈是以修身爲本。大學之三綱領、以明德爲新民之本、八條目、以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明德即修身也。能以修身爲本、則大學之道盡矣。則人之端本善則、惟無忽於修身而後可。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論

劉紹箕

戰危事也、君子之所慎、亦王者之不諱。上則尙德、中則尙智、下則尙力。湯武以諸侯勝桀紂百萬之衆者德也。五霸假仁義愚天下之人而奔走之者智也。至於羣雄並起、寸攘尺裂、如魏晉之篡竊、五胡之瓜分、六朝五季之割據。勢馭術取、非不縱橫於一時。然地或限於一隅、社稷屋於沒世、則力而已矣。惟王者耀德不耀兵、知天下之大、不可以力征經營、而長治久安之計、必操券於慈祥、方能以安全爭天下也。善夫孫子謀攻之篇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胥天下古今之成敗興亡、莫能逃斯言矣。虞夏商周之王、積德累仁數十世者無論矣。暴秦以下、漢唐宋明、開創之君、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皆此道也。漢高以泗上亭長、率沛子弟而起。楚漢競爭、楚輒勝而一敗則滅。漢轍敗而一勝而王。唐高祖起兵晉陽、屈身求可汗之援、卑詞答李密之書。克長安誅鋤羣盜、遂化家爲國、宋太祖承五代之衰、會陳橋之變、而爲社稷主。即位後慎罰薄斂、與民休息。明太祖起布衣成大業、遣徐達北征諭

之曰、中原之民久爲戰爭所苦、北伐救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民、其子孫罔恤民隱、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大哉言乎、真帝王伐罪之盛心也。之數君者、皆才略過人之主、其特識遠謀、有迥出尋常之上。其平日囊括四海之志、包舉宇宙之心、於天下大勢、瞭如指掌。皆本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爲善之最善、徵之歷史、固彰彰可考矣。且夫有取天下之才、無安天下之謀、則泯泯勞勞、生靈塗炭。故殘忍慘刻之主、祇知爭城掠地以擴國土、不知深仁厚澤以培元氣。卒之身名俱敗、爲世僇焉。此孫子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眉山蘇子謂孫子用兵不能必克、與十三篇所言遠甚。以吳王之入郢也、武爲將軍、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迭出、武無一謀弭亂、蘇子之言誠特具論人之識也。考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頗詳、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紀諸書出於漢代、亦不甚及孫子。則十三篇或疑爲縱橫家者之僞爲、聊補七略之遺也。然十三篇之言、詞約意盡、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而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二語、可爲後世開創之主、必以全爭於天下、方能定天下。以不嗜殺人答天心、下慰民望、方能安天下也。則斯言也、所謂神武不殺者、其殆庶幾乎。

首藝切實發揮有條不紊次氣勢暢達言皆有物

四時行百物生說

郭宗威

一元而具無窮之運、其無窮者、一氣而已。萬象而儲不竭之原、其不竭者、一形而已。顧氣以循環而顯、運天氣而氣始伸。形以鼓舞而呈、宰夫形而形始著。舉當前之形形色色、靜與推求、化機迭嬗、品類日新、固有昭昭然予人以共見者也。夫子之告子貢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即時物以觀天、可悟行生之妙焉。夫暑往寒來、春溫秋肅、運轉靡窮者四時也。四時亦第行夫不得不行、而百物即因之而生焉。雲施雨沛、滋其澤也。霜嚴雪迥、鍊

其材也。百物之生生不息、各遂其生、四時不言其功、大造實神其用也。蓋道之體至微、而至微之中又有所至顯。二氣何以代謝、萬類何以化成、固有以寓夫氣與形之中者、而氣與形乃隨在皆化功之鼓盪。試觀敬授詳自堯典、鳥火虛昴察其星。發育紀於爾風、草木昆蟲盡其變。時與物各全其道、皆氣與形與之彌綸。至於川流不舍晝夜、鳶魚自具飛躍、有形有色、行生呈焉。吾人即境求之、潛心體之、默契夫四時百物之行生、無非蒼蒼浩浩者所見端、不可恍然悟道也歟。

推闡明確

和東坡饋歲別歲守歲詩三首次韻

郭宗威

健足肩唐花、壺酒取相佐。饋餽重致誠、奚必羅百貨。長裘孰庇寒、瑟縮慙措大。分炭有餘温、毳毼且駢臥。一龕松養和、配以木上座。餘熱肯因人、坐事愧蟻磨。歎歲具雞豚、自享得勿過。悄然撫邱琴、曲孤復誰和。

少壯不努力、聞道今已遲。咄咄魯陽戈、寒日焉可追。長檉聊託命、紛感乘年涯。不怨歡華渺、奈此板蕩時。西隣幾朱戶、裘馬自輕肥。搖落我幸保、貧賤非我悲。顧影有百戀、歲星忽相辭。一盆商陸火、照我朱顏衰。

橫流久沈陸、九野紛龍蛇。衡門即世外、垣壁強自遮。競競守此夜、愧坐飲亡何。星斗闇莫指、愁聽寒雞譁。帷燈耿不寐、驚心臘鼓搗。往事官齋夢、倏換暮景斜。叢殘苦兀兀、安能補蹉跎。年光留此託、得句方自誇。

詩有意境用韻自然

四時行百物生說

鍾重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張子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

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謝氏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總此數說觀之、其解釋四時行百物生之意義、亦已詳且盡矣。然而夫子必諄諄焉以四時行百物生告子貢者、果何謂哉。嘗讀夫子釋易乾卦彖辭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此數言者、抑何其辭嚴而義重也。而今則以四時行百物生極淺近之語總括其意、若學者探其義以玩索之、則此數言已包含易傳之精蘊。此則夫子於雅言詩書執禮之外、而以易學所得天道至精深之理、而撮要以告子貢者。此子貢所以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所謂不得聞者、非竟未聞也。蓋於聆受夫子所示天何言等語、而心領神悟、天道即在於是、而始發此欣幸之辭也。惜門弟子未能盡通其意、致將子貢所謂得聞不得聞、其所感歎之辭、載在他篇、令後人未易索解。若移子貢之言於予欲無言章下、豈不易於貫通哉。吾不禁因夫子之言、而更欲有所進焉。謹按夫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又嘗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即此二章觀之、則知此章所以重言天何言者、是夫子之所以則天也。所謂行焉生焉者、是夫子以無言而欲效法無爲之化也。由此推之、宰我曰以予親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言豈阿其所好哉。且不特此也、中庸篇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又云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亦此章之註脚也。然則世之尊崇孔道而思效法聖人者、其亦將此四時行百物生極淺顯之語、而深味之哉。

經學湛深足補註疏不及

和東坡饋歲別歲守歲詩三首次韻

林承

寒重歲欲闌、休沐假僚佐。屢市日殷闐、羅列窮百貨。饋送禮所敦、菲薄嘲措大。濁酒盈壺樽、堆盤雙鯉臥。未足會摺紳、朋儕招人座。景光驚遷流、逝者如轉磨。拙宦寡交游、無復高軒過。贈答物寥寥、惟有故人和。(饋歲)

莫愁冬日短、行見春晝遲。炎涼互往復、盛年安可追。歲月無窮已、人生知有涯。百年亦倏忽、宴樂當及時。且勿念遲暮、聊復擊鮮肥。盡此醉飽歡、毋爲抑塞悲。高歌別舊歲、染翰賦新辭。文章老更成、相期爲起衰。(別歲)

掩關避風雪、有似螫蟲蛇。隙駒逐節序、往景誰能遮。今宵歲將盡、欲挽知無何。老人惜殘歷、兒女爭喧譁。坐聽爆竹鳴、間雜更鼓撾。殘燈明復滅、燭燄隨風斜。平生一無成、壯心日蹉跎。桑榆猶可收、酌酒醉自誇。(守歲)

三詩均妥結韻尤勝

范 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論

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一用之、志在救民而已、非利人之土地也。自後世以兼併爲事、於是強陵弱衆暴寡、爭城奪地習爲固然、不能救民而反以害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戰之爲禍大矣。然自軒轅氏與蚩尤戰於涿鹿、以至鳴條之役牧野之師、雖古聖帝明王、亦未有不喋血疆場、而可以削平禍亂者。今讀孫子謀攻篇、乃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何說歟。案漢書藝文志兵書類以孫子兵法爲第一、而其言若此、豈善戰者亦有非戰之意乎、曰是不然。推原其心、蓋欲借殺人之權以行活人之術而已。彼誠有見於春秋時代、諸侯日尋干戈、民之生乎其間者、膏血塗原野、骨肉化蟲沙。芸芸衆生、幾無噍類、皆善戰者有以致之耳。戰有勝亦有敗、敗者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固令人耳不忍聞目不忍見。

即幸而獲勝、扶傷輿死、其數亦大略相當。詩人所謂一將成功萬骨枯、豈虛語哉。孫子惻然憫之、意謂兵所以服人、服人以力不如服人以智。人既服矣、則我之威已行、我之謀已遂。整軍以出、全師而歸、使無罪之民、皆得以保全其生命、是不獨人之兵倖免於死。即我之兵亦可釋戈解甲相率歸田、欣欣然有夫妻兒女之樂、古聖王之神武不殺正爲此耳、焉用戰。然則孫子兵法以不戰屈人爲善之善者、雖曰鬪智而不鬪力、實欲活人而不殺人也。老子云以道佐人主者而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又云兵者不詳之器、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愚觀自來窮兵黷武者流、有蓋世之勳、常不免及身之戮。孫子爲吳將、西破疆楚、北威齊晉、盡以其功歸之子胥、奉身而退。鴻飛冥冥、後儒以春秋傳不載其人、往往從而疑之、不知孫子固嘗自退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杜牧注云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由是觀之、孫子用兵惟用其不戰屈人之法、功不著、名不顯、而其身亦未嘗有纖介之禍。今之爲將者、尙亦以孫子之心爲心哉。

論有發摠推勘入細

研究員作品選錄

燕都賦

黃奮

猗歟幽薊、實控朔方、禹貢冀州之域、顓頊幽陵之疆、神堯統治之地、召公受封之方、星分箕尾之野、津飛析木之芒、楚漢之際爲燕國、光武之時號廣陽、迄金元而建都、並累世而蕃昌、攬其形勢、則左引齊魯、前瞻伊洛、右控晉代、後負營朔、長河繞其襟帶、雄關固其肩

鋪、碣石東峙兮崢嶸、恆山西來兮嶺嶠、元氣結於鴻濛、榮光炤乎寥廓、神臯奧區、斯乃天作、其山則遠脈崑崙、來自千松、磅礴亭毒、左右羣峯、西接太行、蜿蜒而至、大青縈紆、居庸疊翠、近則西山崔巍、南臺高矗、或呼萬歲之名、或類百花之簇、嶒嶒孫臆之洞、窈窕賈島之峪、紅螺散光、白檀飛馥、巖嶙纒連、騁麗涵淑、其水則交流繁多、大者沽河、西連大清、東會滹沱、合南運與大運、注渤海而通波、厥惟永定、源出桑乾、潦而汜濫、激爲奔瀾、珠浦浮舟、玉河掉舳、督亢波恬、琉璃浪束、噴雪則泉湧千層、角淀則濤飛萬斛、大通灑灑、高梁沈湫、雲轉飄迴、盤旋往復、爰啓圓丘、以禋上帝、傑簾鐘鳴、芳薪火燔、日月星辰、壇坎分祭、肸蠁斯通、祈年望歲、亦有泰折、以祀地祇、牲陳黝饋、樂奏咸池、河海岳瀆、各列崇祠、祥風灑颯、錫以繁禧、昫昫藉田、峨峨繭館、勤者九推、儉者三浣、農事旣修、蠶功難緩、若夫庶府星羅、百司統系、或稟周規、或循漢制、三事六官、銘功計吏、竹帛鐘鏞、河山帶礪、又有金馬石渠、虎觀鴻都、著作之庭、纓緹所儲、蘭臺太史、金閨名儒、威儀棗棗、多士楷模、維時莘莘胃子、濟濟青衿、優遊乎禮樂之府、而休息乎詩書之林、別有元戎禁營、通侯甲第、家藏犀渠、門列蘭綺、勳或高於衛霍、爵並聯於許史、席世胃以班榮、盛軍容而趾美、其宮則有乾清坤寧、長春景福、寧壽永壽之名、威福建福之屬、儲秀鐘粹之穹隆、重華承乾之雍肅、殿則二暖列乎兩廂、三和峙於中央、東有文華之炤爛、西有武英之邳張、本仁集義、凝道煥章、是皆瓊階瑤砌、赤墀彤庭、青瑣金鋪、綺窗朱櫺、鏤檻文樞、玉碣繡楹、懸綵虹於脩梁、躍蒼龍於飛甍、三光照曜、五采晶瑩、壯麗輝煌、莫可贊名、其苑囿則徽垣右掖、金闕西隅、複道綿互、禁籞環紆、境空明而無礙、泉曲折而爭趨、汪洋似海、澗激疑湖、厥名太液、漾漾仙都、其南則瀛臺高峙、繚以垣牆、欄布翼以軒翥、宇峻擢以高驤、造霄漢而直上、激渥彩而向陽、俯仰寥廓、願盼周章、其北則瓊島嶽嶽、號

爲靈藪、樹古而蒼、石奇而壽、金鰲玉螭橫其前、五龍萬佛展其後、聳白塔兮千尋、壓紅葉兮百畝、極曼衍於烟雲、固已包羅乎萬有、其南則有稷壇爲園、地居中央、古柏合抱、凌霄鬱蒼、奇葩珍禽、璀璨翻翔、輝麗勝矚、實國之光、城西則香山甕山、爲園爲囿、水涌玉泉、峯名萬壽、殿宇燦閬、岷嶠蒼秀、水遠而長、林鬱以茂、拔地莊嚴、煒然華構、城北則有積水之潭、十刹之海、叢林錯列、銜波流彩、城南則有黑龍之潭、金魚之池、香塚古蹟、審臺遺基、實道暑之林藪、嬉春之澤陂、其人物則有蒯通策良、寇恂才足、呂端公誠、趙普業篤、桓侯決戰而驚人、茂先博物而絕俗、道元注水經以傳、楚材有國臣之目、策則劉蕡風漢、詩則照鄰名宿、世傑之節烈堪欽、可法之忠貞足勗、凡魁傑之挺生、乃山川之鍾毓、其列廛也、闐闐繩引、蔓宇櫛比、人集五方、衢通九軌、騎維逕兮鞭揚、車駢闐兮輻萃、悉陸產與川珍、恆填郭而溢肆、會海國之鰈鷁、羅百貨而成市、亦有魚龍曼衍、都盧百戲、旋鈴盤鼓、衝狹鬪智、燕歌忼慨、齊諧詭說、仙倡婆娑、湘伶斌媚、移南國之鶯花、擅北部之鼓吹、聚乾坤之光怪、盡技巧之殊致、爾其物產、則磁縣井陘、灤州開平煤卹之富、以餉神京、遵化遷安、精金可採、的的星光、纍纍珠彩、鐵鑛之盛、灤城西山、寒光出土、赭色斑蘭、別有鷄鑛、則產於鸚鵡之山、青龍之河、厥色青綠、照耀素波、東南平原、地饒粱麥、維稌維穉、嘉穗蕃殖、大名眞定之棗、固安良鄉之栗、林檎石榴、離離結實、更有國色天香、魏紫姚黃、豔質奪錦、紛葩含芳、輝瑰姿於花國、兼鸞枝與蜀棠、若夫風胎雨穀、德儻俟俟、赤斑則駁騾十丈、健走則封狐千里、跋胡蹇尾之雄、穴地覓食之枝、玉腕霜蹄、丹髦綠耳、繡頸錦衣、翠衿紅背、載止載飛、或跨或跋、種類繁多、莫能縷紀、彼夫兼六合而交會、茂八區而崩旋、凌轆韃牂、枕騎交趾、疆域之險阻、則有蜀都之岷峩焉、目龍川而鎮野、指衡岳而倚麓、吞江納漢、涌川開瀆、閭閻之殷富、則有吳都之炳煜焉、旁極齊秦、結

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土宇之遼闊、則有魏都之滌渺焉、此皆割據之區、偏安之主、朝盛夕衰、何足以語、若茲都則天臨九域、地合八埏、萬方輻輳、罔敢後先、猶北辰之朝列宿、東海之會百川、民物殷阜、山海絡連、帝王之宅、萬世賴焉、噫嘻、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杲日其雨、滄海如陸、當其盛時、鳳闕鸞臺、玉津金谷、冠蓋雲迴、車騎連軸、曾幾何時、城郭全非、壇社已屋、臺榭邱墟、園林樵牧。離離禾黍之宮、濯濯松楸之木、閣中帝子飄零、路隅王孫踏蹶、能不興微子之悲、慟嗣宗之哭也哉。

一記清機麗藻舒卷自如惜結段太促耳賦大氣苞舉華實俱茂都京研練不讓前賢亦嫌結處稍鬆然不爲害故仍存真。

在知人在安民論

劉紹箕

治定之本有二、一曰主德之純也、一曰廷臣之得其人也、誠以主治者君、輔治者臣、必輔治者稱其職、而後有治安之可言、此古今不易之通義也、故中天之世、洪水爲災、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上巢下窟、人民與禽獸爭旦夕之命、無以安居處、幸有堯舜之君、復有聖哲盈廷之盛、使禹平水土、益烈山澤、人民卒以乂安、均知人而治也、書皋陶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夫安民必先於知人、以知人者方能安民也、綜觀唐虞三代之盛、其君汲汲焉以安民爲懷、無不先具有知人之明、使堯舜不知禹皋稷契之良、則風動四方之治、誰與襄贊之也、使商湯不知伊萊之賢、則表正萬邦之治、誰與左右之也、使周文武不知望散之才、則永清四海之治、誰與匡扶之也、知人者而後可以安民、歷稽史冊、其成效固彰彰可考矣、後世人君有知人而失之僞、安民反以擾民、如漢武帝是已、有知人而失之偏、安民適以害民、如宋神宗是已、漢武帝承文景殷富之餘、以雄才大略、欲平邊患以安民、用衛霍爲將、張杜爲廷尉、桑孔爲理財、賦斂繁多、怨讟紛起、特以嚴刑峻法、以箝天下之口、用杜張之酷、以濟

桑孔之貪、因兵革之禍、而竭黎庶之財、卒至海內凋敝、此知人失之僞、安民反以擾民也、宋神宗嘗問王安石以本朝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其求治之切、安民之念、於此數語見之、蓋神宗以真仁兩朝、歲輸金幣繪帛於契丹與元昊父子、承積弱積弛之餘、不得不養兵備邊、爲安民之計、乃詢文彥博富弼諸臣、以十年不問邊事之言、摧仰其奮發有爲之志、而王安石適乘以富強之策進之、宜其沛然從之、乃力行青苗均輸保馬諸法、與三司條例、泥古新法、反以誤蒼生、馴至靖康亡國、二帝北轅、其禍終未有已、此知人失之偏、安民適以害民也、惟古聖王之安民、每因其自然之勢、無待刑驅勢迫之爲、祇以人民安居樂業爲務、謹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義、則士安於國、春省耕秋省斂、則農安於野、通商惠工、授方任能、則工安於肆商安於市、四民各得其所、即爲安民也、然知人者、不僅於廟堂之上、即草野之間、亦不憚夢卜神求、以盡知人之責、故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其求賢若渴、爲人民謀長治久安之計、要其有知人之哲、孔子云、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則誠、誠則明、明則足以知其人、富哉斯言、實與皋陶謨在知人在安民之旨相表裏、此先聖後聖所以同揆也。

詞意闡通筆勢開展

癸未東遊詩草

合肥王揖唐

八紘一字浴仁風旭日榮徽逮藐躬春殿從容溫語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五月十四日參內紀事寄岡村大將鹽澤公使北京

精養軒中聚德星將星照耀姓名馨徒薪曲突吾何補

慚愧諸賢眼獨青

上野園精養軒茗會是日與會者東條總理大臣杉山參謀總長安藤內相岡部文相

原樞密院長長島大審院長松坂檢事總長岡田衆議院議長內崎副議長南、阿部、西尾、土肥原、大將津田、有末、今井、

將軍四王天、安藤、代議士及政、軍、商、學、知名之士百數十人

文經武緯一身兼旋轉乾坤自不凡喚起亞人十萬萬

大東鐵壁鑄巖巖

贈東條首相

離情歡緒集樽前霜鬢崢嶸老更妍帷幄運籌操必勝

知君善讀六韜篇

贈杉山參謀總長 佐德中於日曜日招飲於官邸

君外出視察甫歸軍務

有末部長咸集又初抵東京時秦、有末、將軍於上野園招宴會服務華北諸將校多與焉

皇華諏訪遍東西載譽星輅費品題隻手展開新政策

一衣帶水永提携

贈重光 外相

如虹劍氣吐延津舊雨團團四座春拭目澄清吾輩責

關心往事到新民

贈安藤內相 者君酒次頗喜談新民會事余曾以澄清二

是日同座均為在華有舊誼

字書簞 詒之

三載重來醉瑾醪度支綽綽著賢勞不須更說羹肴美

如畫園林客興豪

賀屋藏相設宴於淺野家之 紫雲閣邱壑紆迴風景佳勝

秣陵邂逅兩情投名噪垓垤尙黑頭甫解塵裝罷休沐

未嫌絮絮與綢繆

余將離東京適青木大東亞相歸自南洋雖 日曜日不肯休息談次謂此月來殆全在航

空中度日今機
行聲猶在耳也

見仁見智儻懸殊深語吾聞感且吁並世豈無瑜與亮

不應鷓蚌利漁夫

與鈴木企畫院總裁談未來時
局君期待殷切有古國士風

怕詢米價今何似多少人家甌已空畢竟天工勝人力

及時仁政是年豐

家書報雨麥秋可熟
穀價回落有望矣

電話飛來報柏林松平閣邸盍朋簪阿翁心事兒能識

何止家書抵萬金

松平官相招宴適報柏林電話至即接線至
邸中余最後以將來結婚事丁寧德寅兒注

意主人及阿部大將出淵大使坂本願問衆賓咸絕倒滿浮一
大白歐亞通話匪易此次連絡坂西將軍有末部長最爲出力

同洲捍衛義非貪西力東侵積不堪九萬里風新戰果

大鵬振翼好圖南

參觀中島氏之飛機製造廠
規模特大出產量尤足驚人

擴大同盟爲興亞一心興亞事何難茫茫墨雨歐風裏

十億生靈引領看

興亞同盟諸幹部設盛大宴會於柳光亭政界要人咸集口號贈水野總裁

久別開襟話劫灰驪山莊上勸深杯兒曹昨夜初歸省

貫柳新魚千葉地名來

多田大將招飲於驪山莊肴饌以外特備時鮮末二句主人席間告本庄大將

及同人語也

臨雲酷嗜臨池者款我名園鬧市閒竹影掃堦塵不動

榜書一見頓開顏

結城日銀總裁特自病院力疾親設盛筵於鳥居坂是處為日銀高級同人宴集公所院

落奇麗而幽雅真如世外桃源懸額多君手筆竹影七字即其題額語

瓊筵高會各欣然細數遊蹤四十年怪底主人交誼重

神山上麗有情天

女簡齋韻賦謝津島開發總裁

集團主義論無雙慷慨登壇仗大邦定計百年休太晚

何當翦燭話西窓

與有田前外相談時事君謂國家集團主義實為現世界之自然趨勢即反軸心國家

亦不得不然其論正大而易
實行惜爲時所限未竟談興

頭山八九神逾王照世蒼顏挺雪松報國心丹椽筆在

最難忘是一蘇峰

德富蘇峰先生現任文章報國會會長時有新論廣播論壇中最具有權威者頭山滿翁

明年即九十矣視
三年前尤健勝

停驂草草促登車舍館依然食不家微惜芝山紅葉酒

欠將吟侶會東華

聽松、青崖、詠士、節山、韜軒、周南、鶴皋、所南、椿園、香城、竹雨諸詩

入擬於紅葉館爲盛集以時促謝之又內崎副議長及節山、所南、竹雨均有贈詩容當酬答

喬木於今有重臣艱難雷雨閱經綸相逢便爾談論語

始信交情晚更真

將去東京留別近衛公爵阿部大將米內大將廣田前首相 廣田夙有論語大臣之稱

極天晴旭獻嵐光一掃雲鬟半面妝重謝山靈迎客意

願施霖雨洗機槍

望富
士山

夢路飄鐘減愛憎遙憐松影一龕承津梁久悟浮生理

竹院難逢話舊僧

過靜岡車中遙弔清水寺田中上人寄高野山金剛峯寺諸長老 靜岡尾崎市長飯塚

校長暨佛教同願會同人驛迎可感惜匆匆未及勾留耳

端木乘肥誇屢中陶朱握算亦多謀執鞭敢謂非吾事

強國先應富是求

抵大阪之夕啓貴族院議員於坂口屋張宴洗塵座有片岡會頭古田總理事津田社長

市川副社長庄司社長岡田社長安宅議員津田理事長皆第一流實業家也素均有舊談讌極歡

食性不諳可柰何賓筵情重巧張羅鶴家煨就雙弓米

啖我老饕旨且多

贈中部軍司令官後官大將 君意余不食生魚特命鶴家廚人以魚蝦各鮮味製粥於

酒後餉客味絕美

驛路流連聚宰官愧將口腹累豬肝三年兩度行吟客

盟到閒鷗詎忍寒

大阪三邊府知事坂間市長關師團長片岡、杉、湯川、三會頭又佐賀田中縣知事

滿爪市長暨各地名流東道殷拳
送迎款洽未及飄樓賦此志懷

簡齋

小倉翁
正恆

老去詩如命狩野

君山翁
直喜

名高字亦香難得

奚囊佳句滿杜峯

庄司翁
乙吉

愛好肖漁洋

古田總理事設宴於
住友舊邸中座多吟

客簡齋得詩最夥杜峯絕句風韻殊勝狩野老博士
評為酷似漁洋非過譽也杜峯詩集刊印已數次矣

兩姓交情海內知十年重到感遲遲小郎都已將婚嫁

阿母童顏勝舊時

箕面掘氏山莊歡宴夫人射子年已古稀
如四十許人諸雅今皆七尺矣朋近令媛雪

子善烹飪誠近長男光明
精華語是日均列末座

唐招提寺塔峻增佛化淵源略可徵智海頭陀年八十

鑑真遙接此傳燈

北川智海長老招待殷摯并為同人特備素
餐誠近、朋近、昆仲小川晴暘諸人偕行

皆十年前
遊侶也

無恙餐眠數客程天涯到處盛逢迎前身合是倭僧未

締未來緣又此生

天羽總裁大野顯問竹內局長楠瀬長官及坂西、野副、谷萩、渡邊、將軍專田、

堂脇、大佐林出、神田、郡島、大井、長野、大林、諸故人舊雨重逢歡慰可想又三輪鐵道局長特至廣島迎候并於車中盛

備豐肴相款尤為周渥

人事拼將造物爭關門隧道大功成騰車自在潛穿海

水底蛟龍寂不驚

下關門司開海底鐵道為東亞偉大之工程

颯爽英姿獨冠羣大東亞戰樹奇勳凌煙閣上論聲價

第一東鄉定屬君

弔山本元帥寄永野、島田、大將東京吉田大將上海途中得訊山本五十六海軍

大將以殉國論勳授元帥為東鄉平八郎後最光榮之特典

武雄奇勝萬人傳山號蓬萊紀勝緣諫早

驛名自武雄至雲仙經此換車

是處輪軌極複雜

昭昭歧路辨前途福地指雲仙

九州道中此行為往佐賀探視城

口專員母堂千惠老人最後擬遊雲仙浴溫泉過上海時吉田海軍大將談及謂武雄尤不可不一遊城口母堂乃自佐賀來會年雖八

十步履殊健吉田大將亦佐賀縣籍也又柳原敏一調查官為大東亞省此次特派招待余一行者籍隸雲仙附近之大村在東京及長

途中尤懇切

夙聞武壯吾鄉傑養士能寬課子嚴眼底淮淝舊袍澤

幾人落落似公廉

漢城謁廬江吳武壯公祠祠為林總領事耕字去年集贊新葺成者公名長慶號筱軒

駐軍漢城時惠及商民遺愛未沫南通張季直譽泰興朱曼君銘盤久佐吳幕公子保初字君遂號彥復官刑部主事發憤上書言事尤能詩有北山集行世嗣子公木名炎世年少雋才惜早逝喬梓與余均有過從云

三韓道出友情溫雲狗迷離且莫論看劍引杯豪似昔

堂堂示我大和魂

贈駐朝鮮軍總司令官板垣大將

匆匆信宿漢城忙櫻筍名廚次第嘗肯負居停潭水約

霜楓山路問金剛

贈朝鮮總督府田中政務總監時小磯總督以述職赴東京君招待一切最為周至臨

行並約秋後金剛山看紅葉又新貝司政局長服部外務課長林總領事耕宇及京城仁川華僑商會諸君排日謙招情極可感

掃除荆棘競鳴笳共苦同甘誼倍加足食足兵勤借箸
將軍裘帶頌天涯

華北派遣軍最高司令官岡村大將年來共籌足食安民之計致力可感每與友邦朝野

話及引
為賢將

機聲軋軋馬蕭蕭兵氣彌漫苦未銷多謝使君情繾綣

茲遊往復儘逍遙

東鹽澤公使北京 此行計畫暨各方先容皆君力任之

聚首清和四月初好音懷我賦烹魚歸來將得東京酒

早晚為君具野蔬

東津島總裁北京君先我歸京有日矣

五字溫良恭儉讓塗鴉笑我筆淋漓是邦山水甲天下

鄭重輜軒幾卷詩

寄蔡子平大使東京 君富文藻藜藿齋黃公度李椒薇汪太玄後當斐然有述作也

慘淡經營十載強大風八表誦泱泱白山黑水遊人夢

第二吾能說故鄉

歸次奉天子鑑寶省長邀宴與王幼源市長諸君聚談并為具車遍覽城市

鳴鳳能驕我亦狂，驛程回首定難忘。
玉壺一片清如許，

賸掬冰心寄洛陽。

入榆關寄懷
東邦諸友好

舟車旦暮鎮相依，瀛海雲程緩緩歸。
專對如君才調少，

翀天事業祝高飛。

坂本顧問伴行最懇勲君原任興亞院華北
連絡部文化局長後曾一度轉勤南美秘魯

公使外交界中最
有希望之人物

流光匝月瞬輕拋，倦鳥知還認舊巢。
私幸一行有天相，

同占利涉吉人交。

城口忠八郎陳維廉兩
君從行勞動皆不能忘

海濱塵洗淨如揩，俯仰蓮峯戀小齋。
斷夢黃梁炊應熟，

人生惟有讀書佳。

歸經海濱小住
留題抱甕亭

癸未夏初東遊得截句冊有四首聊志雪鷓之迹不

足以言詩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日什公識於海濱亞細亞賓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壹圓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壽岑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北京南新華街甲三七號

電話三局〇六九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代售處 各大書坊